

其論山東之盜者亦曰蕞爾姦孽不過鼠竊狗偷之謀抑不思劉石符姚之興大抵皆出荒裔全齊十二之險昔人用之嘗以霸強况今中原士民俛俛無主使盜亦有道則衆將從之苟得志而鄰於吾莫大之憂也迺者僞使之來輕舟浮海不十日而抵邊城舍舟登岸人無知者安知不以是覘吾之虛實乎臣願朝廷毋輕二賊日夜講求攻守之策以逆杜窺覷之心自治之方無急於此其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今之議者大抵以虜存亡爲我欣戚聞危蹙之報則冀其非實得安靜之耗則幸其必然重以邊臣喜爲迎

合或曰韃靼許和矣或曰羣盜聽命矣或曰穹廬還燕有日矣誠使虜命少延吾得以因時脩備豈非至願政恐奔竄敗亡之餘勢必不久皇皇鉅宋初非小弱顧乃藉彼以爲安是猶以朽壤爲垣而望其能禦盜賊也臣願陛下勵自強之志恢立武之經毋以虜存爲喜毋以虜亡爲畏則大勢舉矣其四曰導諛之言不可聽臣聞天難謀命靡常者伊尹所以訓太甲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者召公所以戒成王聖賢言天不過如此未聞曰某星躔某舍則其業昌某神居某地則其福應也自嘉定更化以來兵偃歲豐民

稍蘇息此誠聖德格天之效而溺於數術者猥曰五福太一實臨吳分審如其言則治亂興衰皆有天數無關君德豈不悖哉今邊事方殷正君臣戒懼之日而薦紳大夫工爲諛悅或以五福足恃爲言夫漢之肇造以寬仁得民而不在五星之聚井晉之卻敵以將相有人而不在歲星之臨吳矧乾象告愆邇日尤甚其可恃讖緯不經之說而忽昭昭之警戒乎惟陛下鑒天人之相因察諛佞之有害益修其本以格天休宗社之慶也其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臣聞公論國之元氣也元氣否隔不可以爲人公論堙鬱不可

以爲國祖宗盛時用人立政一揆之衆論而行之以至公故人心悅服天下順治熙寧之世以新法爲不可行者公論也王安石違而拂之終以誤國紹興之際以和議爲不可恃者公論也秦檜讐而嫉之遺患至今夫朝廷之舉措是而衆亦是之者治世也朝廷之舉措非而衆亦非之者亦治世也朝廷舉措自以爲是而衆莫敢議其非此子思所以憂衛之君臣也往者侂胄弄權以威罰箝天下之口浸淫旣久附和成風北伐一事中外共知其非而莫敢言其效蓋可睹矣使侂胄能虚心平聽不以先入爲主惟公論是

從則國無加兵之禍已無僇辱之殃豈不美哉間者  
使命之出外議譁然從臣爭之館學爭之庠序之士  
又爭之或者未必不以爲紛紛多事臣獨曰此十數  
年來所無之氣象聖君賢相優容涵養致此盛事豈  
易得哉夫天下之大本同一家人主者父也大臣者  
宗子也大夫士者家之衆子弟也至於庶人之賤亦  
家之陪隸也父兄有過子弟爭之子弟有過陪隸言  
之蓋一家之事休戚實同凡其第第相規政欲共成  
門戶之美耳君臣之義何以異此而自昔惡聞正論  
者往往加以歸過賣直之名夫欲使士大夫畏避此  
名務爲緘默直易易耳不知臣子至情本爲國計何  
負於君父而顧嫉之耶深惟今日實公論伸屈之機  
朝廷之上若以言者爲愛君君爲報國無猜忌之意而  
有聽用之誠則公論自今而愈伸若以言者爲沮事  
爲徼名無聽用之誠而猜忌之意則公論自今而  
復屈夫公論伸屈乃治亂存亡之所繇分故臣於奏  
篇之終反復極言忘其重煩天聽之辜詩曰心乎愛  
矣遐不謂矣惟陛下亮臣愚忠取進止

上東師議

郝經

元世祖未卽位時郝經上東師議

一月被旨北上丙辰正月見於沙沱不以鄙末問以時事且令便宜條奏於是奏立國規模治安急務各數十條佩筆束載從扞牧圉遂筦軍國機務同諸執政奏事凡出師利害未嘗不反復備言及令論定植齋奏議乃爲七道議七八千言愚瞽知識亦已罄竭近奏命宣撫江淮以先啓行又令有軍旅利害具文字遣使來上竊惟大軍已出不能中止嚮所論奏皆爲無用從驛騎而逾遠望君門而日切汲黯不難於淮陽而眷眷於李息蓋激於中而有不能已焉者彼亦重於此也故國家此舉所繫甚重存亡安危於是

乎在既不能善其始必當爲全其終故不敢謹默復爲東師議一篇俾權府官武濟乘驛上進昇諸執政畚譯聞奏議曰經聞圖天下之事於未然則易救天下之事於已然則難於已然之中復有未然者使往者不失而來者得以遂則尤難也國家以一旅之衆奮起朔漠幹斗極以圖天下馬首所向無不摧破滅金源并西夏蹂荆襄克成都平大理躡轢諸夷奄征西海有天下十分之八盡元魏金源故地而加多廓然莫與侔大也惟宋不下未能混一連兵構禍踰二十年何曩時掇取之易而今日圖維之難也夫取天

下有可以力。并有可以術。圖并之以力。則不可久久。則頓弊而不可振。圖之以術。則不可急急。則徼倖而難成。故自漢唐以來。樹立攻取。或五六年。未有踰十年者。是以其力不弊。而卒能保大定功。晉之取吳。隋之取陳。宋之取唐。皆經營比攸。十有餘年。是以其術得成。而卒能混一。或久。或近。要之成功。各當其可。不妄爲而已。國家建極開統。垂五十年。而一之以兵。遺黎殘姓。游氣驚魂。虔劉靡盬。殆欲殲盡。自古用兵。未有如是之久。且多也。其力安得不斃乎。且括兵率賦。朝下令而夕出師。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闔國大舉。以

之伐宋而圖混一。以志則銳。以力則彊。以士則大而其術則未盡也。苟於諸國旣平之後。息師撫民。致治成化。創法立制。敷布綱條。上下井井。不撓不紊。任老成爲輔相。起英特爲將帥。選賢能爲任使。鳩智計爲機衡。平賦以足用。屯農以足食。內治旣舉。外禦亦備。如其不服。姑以文誥拒而不從。而後伺隙觀釁。以正天伐。自東海至于襄鄧。重兵數道。聯幟接武。以爲正兵。自漢中至于大理。輕兵捷出。批亢抵脅。以爲奇兵。帥臣得人。師出以律。高拱九重之內。而海外有截矣。是而不爲。乃於間歲遽爲大舉。上下震動。兵連禍結。

底安於危是已然而莫可止者也東師未出大王仁明則猶有未然者可不議乎國家用兵一以國俗爲制而不師古不計師之衆寡地之險易敵之彊弱必合圍把稍獵取之若禽獸然聚如丘山散如風雨迅如雷電捷如鷹鷂鞭弭所屬指期約日萬里不忒得兵家之詭道而長於用奇自會河之戰乘勝下燕雲遂遺兵而去似無意於取者旣破回鶻滅西夏乃下兵關陝以敗金師然後知所以深取之是長於用奇也旣而爲幹腹之舉由金房繞出潼關之背以攻汴爲擣虛之計自西河逕入石泉威茂以取蜀爲示遠

之謀自臨洮吐蕃穿微西南以平大理皆用奇也夫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而後可以用奇豈有連百萬之衆首尾萬餘里六飛雷動乘輿親出竭天下倒四海騰擲宇宙軒豁天地大極於遐徼之主細窮於委巷之民撞其鍾而掩其耳嚙其臍而蔽其目如是而用奇乎是執千金之璧以投瓦石也可不惜哉其初以奇勝也關隴江淮之北平原曠野之多而吾長於騎故所向不能禦兵鋒新銳民物稠夥擁而擠之郡邑自潰而吾長於攻故所擊無不破是以用其奇而驟勝今限以大山深谷阨以重險薦沮迂以危途繚逕

我之乘險以用奇則難彼之因險以制奇則易況於  
客主勢懸蘊蓄情露無虜掠以爲資無俘獲以備役  
以有限之力冒無限之險雖有奇謀秘略無所用之  
力無所用與無力同勇無所施與不勇同計不能行  
與無計同泰山壓卵之勢河海濯熱之舉擁遏頓滯  
盤桓而不得進所謂強弩之末不能射魯縞者也爲  
今之計則宜救已然之突防未然之變而已兩師旣  
構猝不能解如兩虎相搏入於巖阻見之者辟易不  
暇又焉能以理相喻使之逡巡自退彼知其危竭國  
以并命我必其取無由以自悔兵連禍結何時而已

大王殿下宜遣人稟命於行在所大軍壓境遣使喻  
宋示以大信令降名進幣割地納質彼必受命姑爲  
之和偃兵息民以全吾力而圖後舉天地人神之福  
也稟命而不從殿下之義盡而後進吾東師重慎詳  
審不爲躁輕飄忽爲前定之謀而一之以正大假西  
師以爲奇而用吾正北師南轅先示恩信申其文移  
喻以禍福使知殿下仁而不殺非好攻戰闢土地不  
得已而用兵之意誠意昭著恩信流行然後閱實精  
勇別爲一軍爲帳下之卒舉老成知兵者俾爲將帥  
更直宿衛以備不虞其餘師衆各畀侯伯使吾府大

官元臣分師總統爲戰攻之卒其新入部曲嘗不知  
兵雖名爲兵其實役徒者使沿邊進築與敵郡邑犬  
牙相制爲屯戍之卒推擇單弱究竟逃匿編葺部伍  
使聞望重臣爲之撫育總押近裏故屯爲鎮守之卒  
使掣肘之計不行妄意之徒屏息內外備禦無有缺  
綻則制節以進旣入其境敦陳固列緩爲之行彼善  
於守而吾不攻彼恃城壁以不戰老吾吾合長圍以  
不攻困彼吾用吾之所長彼不能用其長選出入便  
利之地爲久駐之基示必取之勢毋焚廬舍毋傷人  
民開其生路以携其心亟肄以疲多方以誤以弊其  
力兵勢旣振蘊蓄旣見則以輕兵掠兩淮杜其樵採  
而遏其糧路使血脉斷絕各守孤城示不足取卽進  
大兵直抵於江沿江上下列屯萬竈號令明肅部曲  
嚴整首尾締構各具舟楫聲言徑渡彼必震疊自起  
變故蓋彼之精銳盡在兩淮江面濶越恃其巖阻兵  
皆柔脆用兵以來未嘗一戰焉能當我百戰之銳一  
處崩壞則望風皆潰肱髀不續外內限絕勇者不能  
用而怯者不能敵背者不能返而面者不能禦水陸  
相擠必爲我乘是兵家所謂避堅攻瑕避實擊虛者  
也如欲存養兵力漸次以進以圖萬全則先荆後淮



先淮後江彼之素論謂有荆襄則可以保淮甸有淮甸則可以保江南先是我嘗有荆襄有淮甸有上流皆自失之今當從彼所保以爲吾攻命一軍出襄鄧直渡漢水造舟爲梁水陸濟師以輕兵綴襄陽絕其糧路重兵皆趨漢陽出其不意以伺江隙不然則重兵臨襄陽輕兵捷出穿徹均房遠叩歸峽以應西師如交廣施黔選鋒透出夔門不守大勢順流則并兵大出摧拉荆郢橫潰潭湘以成掎角一軍出壽春乘其銳氣并取荆山駕淮爲梁以通南北輕兵抄壽春而重兵支布於鍾離合肥之間掇拾湖淝奪取關隘

猶  
也

據濡須塞皖口南入於舒和西及於蘄黃徜徉恣肆以覘江口烏江采石廣布戍邏偵江渡之險易測備禦之疎密徐爲之謀而後進師所以潰兩淮之腹心抉長江之襟要也一軍出維揚連楚蟠亘蹈跨長淮鄰我強對通泰海門揚子江面密彼京畿必皆備禦堅厚若據攻擊則必老師費財當以重兵臨維揚合爲長圍示以必取而以輕兵出通泰直塞海門瓜步金山紫墟河口游騎上下吞江吸海竝著威信遲以月時以觀其變是所謂圖緩持久之勢也三道竝出東西連衡殿下或處一軍爲之節制使我兵力常有

本紀  
餘裕如是則未來之變或可弭已然之失一日或可  
救也議者必曰三道竝進則兵分勢弱不若併力一  
向則莫我當也曾不知取國之術與爭地之術異併  
敵一向爭地之術也諸道竝進取國之勢也昔之混  
一者皆若是矣晉取吳則六道進隋取陳則九道進  
宋之於南唐則三面皆進未聞以一旅之衆而能克  
國者或者有之徼倖之舉也豈有堂堂大國師徒百  
萬而爲徼倖之舉乎况彼渡江立國百有餘年紀綱  
脩明風俗完厚君臣輯睦內無禍釁東西南北輪廣  
萬里亦未可小自敗盟以來無日不討軍實而申警

之彷徨百折當我彊對未嘗大敗不可謂弱豈可蔑  
視謂秦無人直欲一軍倖而取勝乎昔秦王問王翦  
以伐荆翦曰非六十萬不可秦王曰將軍老矣命李  
信將二十萬往不克卒畀翦以六十萬而後舉楚蓋  
衆有所必用事勢有不可懸料而倖取之者故王者  
之舉必萬全其倖舉者無賴崛起之人也嗚呼西師  
之出已及瓜戍而猶未卽功國家盛全之力在於東  
左若亦直前振迅銳而圖功一舉而下金陵舉臨安  
則可也如兵力耗弊役成遷延進退不可反爲敵人  
所乘悔可及乎固宜重慎詳審圖之以術若前所陳

右編 卷之二十八  
以全吾力是所謂坐勝也雖然猶有可憂者國家掇取諸國飄忽凌厲本以力勝今乃無故而爲大舉若又措置失宜無以挫英雄之氣服天下之心則荏惡懷姦之流得以窺其隙而投其間國內空虛易爲搖蕩臣愚所以諄諄於東師反復致論謂不在於已然而在於未然者此也易曰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聞其無人方今之勢也挽回元氣收其放心守約實內以建皇極實惟殿下之事區區瞽言妄爲干冒無任戰懼之至謹議

奏請罷攻宋兵

元世祖時上

郝經

易文言傳謂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蓋乾之龍德體天行健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時者何當其可之謂也故可以潛則潛可以見則見可以惕則惕可以躍則躍可以飛則飛五位者皆當其可聖人之德也至於上九則惟知進與存不知退與亡不當其可而違其時是以至此極而有悔弗逮乎五位者而猶謂之亢龍德於是乎衰不足以爲聖王矣故古之聖王莫不以時進退握乾知幾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知進也以天下與人不

私其子而與禹知退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知退也武王遂伐殷而有天下知進也漢高帝不與項羽校蠖屈漢中知退也還定三秦以討羽知進也光武爲更始殺其兄齊武王而不校展轉河朔知退也一旦自立中興漢室知進也故上世稱聖王者以舜爲首其次則稱光武皆知進退存亡之理時乘御天卒以龍德而位天位者也至於魏孝文雖不逮於文武高光遷都洛陽總干問罪辭順而返齊人侵軼報之以兵聞喪而還進退以禮不隕師徒卒全龍德

爲用夏變夷之賢主亦其次也彼馮威恃力以逞無疆之欲皆亢龍之師也秦符堅金海陵亢而不悔者也漢武帝唐太宗亢而有悔者也雖皆亢龍悔而知退又其次也夫舜不可及已文武高光魏孝文漢武帝唐太宗後王進退有餘師矣恭惟大王殿下聰明睿知足以有臨發強剛毅足以有斷進退存亡之正知之久矣嚮在沙陀命經曰時未可也又曰時之一字最當整理又曰可行之時爾自知之大哉王言時乘六龍之道知之久矣自出師以來進而不退經有所未解者故言于真定于曹濮于唐鄧亟言不已未

賜開允乃今事急故復進狂言國家自平金以來皆  
亢龍之師也惟務進取不遵養時晦老師費財卒無  
成功三十年矣先皇帝立政當安靜以圖寧謐忽無  
故大舉進而不退畀王東師則不當輕進也而遽進  
以爲有命不敢自逸至於汝南既聞凶計卽當遣使  
徧告諸帥各以次還修好于宋歸定大事不當復進  
也而遽進以有師期會於江濱遣使喻宋息兵安民  
振旅而歸不當復進也而又進旣不宜渡淮又豈宜  
渡江旣不宜妄進又豈宜攻城若以幾不可失敵不  
可縱亦旣渡江不能中止便當乘虛取鄂分兵四出

直造臨安疾雷不及掩耳則宋亦可圖如其不可知  
難而退不失爲金兀朮也師不當進而進江不當渡  
而渡城不當攻而攻當速退而不退當速進而不進  
役成遷延盤桓江渚情見勢屈舉天下兵力不能取  
一城則我竭彼盈又何俟乎且諸軍疾疫已十四五  
又延引月日冬春之交疫必大作恐欲還不能彼旣  
上流無虞呂文德已并兵拒守知我國疵鬪氣自倍  
兩淮之兵盡集白鷺江西之兵盡集隆興嶺廣之兵  
盡集長沙閩越沿海巨舶大艦以次而至伺隙而進  
如遏截於黃津渡邀遮於大城關口塞漢東之石門

限郢復之湖濶則我將安歸無已則突入江浙擣其  
心腹聞臨安海門已具龍舟則亦徒往還抵金山并  
命求出豈無韓世忠之儔乎且鄂與漢陽分據大別  
中挾巨浸號爲活城肉薄骨并而拔之則彼委破壁  
孤城而去泝流而上則入洞庭保荆襄順流而下則  
精兵健櫓突過滸黃未易遏也則亦徒費人命我安  
所得哉區區一城勝之不武不勝則大損威望復何  
俟乎雖然以王本心不欲渡江旣渡江不欲攻城旣  
攻城不欲并命不焚廬舍不傷人民不易其衣冠不  
毀其墳墓三百里外不使侵掠或勸徑趨臨安曰其

不世祖  
如此豈  
得真

民人稠夥若往雖不殺戮亦被殘蹂吾所不忍若天  
與我不必殺人若天弗與殺人何益而竟不往諸將  
歸罪士人謂不可用以不殺人故不得城曰彼守城  
者止一士人賈制置汝十萬衆不能勝殺人數月不  
能拔汝輩之罪也豈士人之罪乎益禁殺人巋然一  
仁上通于天久有歸志不能遂行耳然今日事急不  
可不斷也宋人方懼大敵自救之師雖則畢集未暇  
謀我第吾國內空虛塔察國王與李行省肱脾相依  
在於背脅西域諸胡窺覘關隴隔絕旭烈大王病民  
諸姦各持兩端觀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染指垂涎

一有狡焉或起戎心先入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行赦令令脫里赤爲斷事官行尚書省據燕邸按圖籍號令諸道行皇帝事矣雖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果決稱受遺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江上欲歸得乎昨奉命與張仲一觀新月城自西南隅抵東北隅萬人敵上可竝行大車排槎弗樓締構重複必不可攻祇有許和而歸耳復何俟乎顧陛下以祖宗爲念以社稷爲念以天下生靈爲念奮發乾剛不爲需下斷然班師亟定大計銷禍於未然先命勁兵把截江西與宋議和許割淮南漢上梓夔兩路定疆界歲幣置輜重以輕騎歸渡淮乘驛直造燕都則從天而下彼之姦謀僭志冰釋瓦解遣一軍逆大行皇帝靈輿收皇帝璽遣使召旭烈阿里不哥摩哥及諸王駙馬會喪和林差官於汴京京兆成都西涼東平西京北京撫慰安輯召太子鎮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以退爲進以亡爲存飛龍在天利見大人無亢龍之悔矣

荆川右編

二十九

吏

官總  
內職  
外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三十一



荆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二十九

吏一

官論選舉遷秩疏 上漢明帝補

韋彪

論職官多濫疏 上唐武后補

韋嗣立

省官議 上德宗

杜佑

奏量移官狀 上德宗

陸贄

又進量移官狀 上德宗

陸贄

論任官信賞必罰三事 上宋仁宗

司馬光

乞戒勅臣僚不和 上仁宗

歐陽脩



論館閣取士 上英宗

歐陽脩

論選任之際務存公坦 上神宗

呂公着

請乞致仕官給四分俸錢 上神宗

呂公着

論職事官帶職 上哲宗

朱光庭

官法中論設官 上孝宗

葉適

官法下論任子 上孝宗

葉適

內職請建三公官 上漢成帝

何武

復置御史大夫奏 上哀帝

朱博

乞限定學士待制員數 上宋仁宗

歐陽脩

乞詔侍從直宿以備訪問 上仁宗

司馬光

乞侍從與聞邊事 上仁宗

余靖

置史官奏 上漢獻帝

補荀悅

論時政記等狀 上唐武宗

李德裕

論起居注 上武宗

李德裕

論脩史體例 上武宗

李德裕

論修日曆 上宋仁宗

歐陽脩

乞別行刪脩紹聖神宗實錄

上徽宗

陳瓘

請復還史館 上徽宗

石公弼

請立費氏易傳博士

上漢光武

補

范升

乞立左傳博士疏上光武

陳元

請置詩學博士書

上唐憲宗

補

李行脩

諫官補郡疏上漢宣帝

補

蕭望之

請每十州分置御史巡按疏

上唐武后

補

李嶠

論諫職表上憲宗

補

元稹

請增諫議大夫等品秩狀

上武宗

李德裕

上繳進天禧詔書乞防漏洩

上宋真宗

劉隨

上論諫官三說上仁宗

蔡襄

論臺官言按察使不當上仁宗

歐陽脩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召還上仁宗

歐陽脩

論舉諫官劄子上神宗

司馬光

論孫覺令吏人書寫章疏上神宗

王安石

論臺諫言事不當問得之何人

上神宗

彭汝礪

論屢罷言事官 上哲宗

劉安世

論臺諫言事乞明辨是非 上哲宗

蘇轍

請乞重惜憲臺之權 上徽宗

陳堯臣

職外復刺史奏 上漢成帝

補 朱博

守長數易疏 上順帝

左雄

上封事論刺史縣令

補 張九齡

上唐玄宗

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叙狀

陸贄

上德宗

論重內輕外 上宋真宗

張知白

論轉運得人許自擇知州 上仁宗 范仲淹

論轉運所按吏不更令提刑體量 上仁宗

歐陽脩

請置諸路按察使 上仁宗

歐陽脩

置諸路按察第二狀 上仁宗

歐陽脩

再論按察官吏狀 上仁宗

司馬光

乞罷提舉官 上哲宗

不系  
二一九卷目錄

荆川先生右編卷二十九

都察院僉都御史毘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吏一

論選舉遷秩疏

漢章帝時大鴻臚韋彪上

韋彪

臣聞政化之本必順陰陽伏見立夏以來當暑而寒  
始以刑罰刻急郡國不奉時令之所致也農人急於  
務而苛吏奪其時賦發充常調而貪吏割其財此其



巨患也夫欲急人所務當先除其所患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間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簡嘗歷州宰素有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職周密宜鑒喬夫捷急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也往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爲姦利今者務簡可皆停省又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寡正有補益于朝者今或從徵試輩爲大夫又御史外遷勳據州郡並宜請選其任責以言績其二千石視事雖久而爲吏民所便安

者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惟留聖心書奏帝納之

### 論職官多濫疏

唐武后長安中兵部尚書韋嗣立上

韋嗣立

臣聞設官分職量才置吏此本於理人而務安之也故書曰在知人在安民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畏乎有苗者是也則明官得其人而天下自理矣古者取人必先採鄉曲之譽然後辟於州郡州郡有聲然後辟於五府才著五府然後升之天朝此則用一人所擇者甚悉擢一士所歷者甚深孔子曰譬有美錦不可使人學

製此明用人不可不審擇也用得其才則治非其才則亂治亂所繫焉不可深擇之哉今之取人有異此道多未甚試效卽頓至遷擢夫競趨者人之常情僥倖者人之所趨而今務進不避僥倖者接踵比肩布於文武之列有文者用理內外則有回邪賊汚上下敗亂之憂有武者用將軍戎則有庸懦怯弱師旅喪亡之患補授無限員闕不供遂至員外置官數倍正闕曹署典吏困于祗承府庫倉儲竭於資俸國家大事豈甚於此古者懸爵待士唯有才者得之若任以無才則有才之路塞賢人君子所以遁跡銷聲常懷歎恨者也且賢人君子守於正直之道遠於僥倖之門若僥倖開則賢者不可復出矣賢者遂退若欲求人安化洽復不可得也人若不安國將危矣陛下安可不深慮之

省官議

杜佑

唐德宗建中初河朔兵興民困賦無所出戶部侍郎判度支杜佑以為救敵莫若省用省用則省官乃上議

漢光武建武中廢縣四百吏率十署一魏太和時分遣使者省吏員正始時並郡縣晉太元省官七百隋開皇廢郡五百貞觀初省內官六百員設官之本以

治衆庶故古者計人置吏不肯虛設自漢至唐因征戰艱難以省吏員者誠救弊之切也昔咎繇作士今刑部尚書大理卿則二咎繇也垂澤共工今工部尚書將作監則二垂也契作司徒今司徒戶部尚書則二契也伯夷爲秩宗今禮部尚書禮儀使則二伯夷也伯益爲虞今虞部郎中都水使者則二伯益也伯冏爲太僕今太僕卿駕部郎中尚輦奉御閑廐使者則四伯冏也古天子有六軍漢前後左右將軍四人今十二衛神策八軍凡將軍六十員舊名不廢新資日加且漢置別駕隨刺史巡察猶今觀察使之有副

也參軍者參其府軍事猶今節度判官也官名職務直遷易不同爾詎有事實哉誠宜斟酌繁省欲致治者先正名神龍中官紀蕩然有司大集選者旣無闕員則置員外官二千人自是以爲常當開元天寶中四方無虞編戶九百餘萬帑藏豐溢雖有浮費不足爲憂今黎苗凋瘵天下戶百三十萬陛下詔使者按得三百萬比天寶三分之一就中浮寄又五之一一出賦者已耗而食之者如舊安可不革嚴者以天下尚有跋扈不廷一省官吏被罷者皆律焉此常情之說類非至論且才者薦用不才者其亡又



况顧姻戚家產哉建武時公孫述隗囂滅太和正始太元時吳蜀鼎立開皇時陳尚割據羅取俊又猶不慮失人以資敵今田悅輩繁刑暴賦惟軍是卹遇士人如奴固無范睢業秦賈季彊狄之患若以習久不可以遽改且應權省別駕參軍司馬州縣額內官約戶置尉當罷者有行義在所以聞不如狀舉者當坐不爲人舉者任參常調亦何患哉如魏置柱國當時宿德盛業者居之貴寵第一周隋間授受已多國家以爲勳級纔得地二十頃耳又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亦官名以其太多回作階級隨時立制遇弊則變何必因循憚改作邪

奏量移官狀

唐德宗時上

陸贄

右伏以國之令典先德後刑所後者法當舒遲故決罪不得馳驛行下所先者體宜疾速故赦書日以五百里爲程誠以聖王之心務弘慶惠必迴翔於刑罰而企躍於舒恩不加罰於典法之外不虧恩於德令之內則受責者莫得興怨荷貸者咸思日新所謂威之則懲宥之斯感懲以致理感以致和致理則尊致和則愛爲人父母必在兼行陛下德配玄澤流下土頃因郊祀普降鴻恩凡是貶謫之人許量移近

處臣等任叨輔翼職在宣行尋具奏聞請便進擬聖心精一務欲均齊令待所司檢尋一時例處分其左降官內或罪非可棄才有足甄亦許別狀商量不拘常例獎用臣等據所司檢勘左降官及流人送名到者都比擬量移及刑追用分爲三狀前月十二日封進其流人量移狀已蒙印出行下訖餘兩狀至今未奉進止竊以赦書宣布僅欲半年若更滯遲恐乖事體又諸州刺史及臺省官等繼有事故頗多闕員睿旨精於選求至今常不充備以青掩德見非古人錄用棄瑕允歸聖造願廣含弘之美庶增誘拔之途

謹奉狀陳聞伏聽進止

又進量移官狀

陸贄

右希顏奉宣進止舊例左降官每准恩赦量移不過三百五百里今度進擬稍似超越又多是近兵馬處及當路州縣事非穩便宜更商量伏以罰宜從輕赦宜從重所以昭仁恕之道廣德澤之恩也夫位尊者其惠不可以不重言大者其實不可以不豐位尊而惠輕則體非宜言大而實寡則人失望陛下躬行盛禮渙發德音念謫居之荒遐哀負累之沉痾俾移近處將洽新恩赦令初行室家相慶惠亦至矣言亦大

矣切料竄逐窮僻喜聞霈澤降臨固必破產以飾行  
裝計日而俟休命荏苒淹洫復經半年儻又所移之  
官還與舊任鄰近切恐乖陛下垂愍之意虧制書行  
慶之恩口惠重而事實輕非所以揚洪休而布大信  
也謹按承前格令左降官非元勅令長任者每至考  
滿卽申所司量其舊資便與改叙縱或未有遷轉亦  
卽任其歸還逮于開元末李林甫固權專恣凡所斥  
黜類多非辜慮其却迴或復寃訴遂奏左降官考滿  
未別改轉者且給俸料不須卽停外示優矜實欲羈  
係從此已後遂爲恒規一經貶官便同長往迴望舊

里永無還期縱遇非常之恩許令移遠就近雖各改  
轉不越幽遐或自西徂東或從大適小時俗之語謂  
之橫移馴致忌剋之風積成天寶之亂展轉流弊以  
至于今天下咸病此法深苛而不能改從舊典者良  
以青嫌之慮易惑上心將謂負譴之人悉已樂禍之  
意已經黜責遂欲隄防故高論則痛嫉林甫之陰邪  
而密網則習行林甫之弊法儉邪爲蠹乃至於斯然  
則左降永絕於歸還量移不離於僻遠蓋是姦臣詭  
計殊非國典舊章且貶黜之中情狀各異犯有輕重  
責有淺深固非盡是回邪皆須備慮王者之道待人

以誠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懲沮而無怨忌斥遠以儆其不恪甄恕以勉其自新不儆則浸及威刑不勉則復加黜削雖屢進退俱非愛憎行法乃暫使左遷念材而漸加進序人知復用誰不增脩何憂乎亂常何患乎蓄憾如或以其貶黜便謂姦兇恒處防閑之中長從擯棄之例則是悔過者無由自補蘊才者終不見伸凡人之情窮則思變含悽貪亂或起於茲雖則何患能爲亦足感傷和氣謂非帝王開懷含垢之大體聖哲誘人遷善之良圖也臣等昨進擬商度非不精詳既審事宜亦尋舊例參求折衷兼務齊平大約

所擬之官各宜近地一道郡邑稍優於舊任官資序進於本銜並無降差亦不超越其有累經移改已至關畿則但易以大州增其常秩所冀人皆受賜施不失平上副洪恩下塞延望纔將得所殊匪爲優今若裁限所移不過三五百里則有改職而疆域不離於本道遷居而風土反惡於舊州徒有徙家之勞是增移配之擾又當今郡府多有軍兵所在封疆少無館驛應合量移之例約有二百許人道路須計其遠邇之差州縣則校其高下之等若必選非當路復不近兵則恐類例失倫措置偏僻示人疑慮體又非弘幸

希聖聰更賜裁審其移官狀並未敢改革謹重封進  
伏聽進止

論任官信賞必罰三事

司馬光

宗仁宗嘉祐六年光初爲諫官上殿劄字

臣聞致治之道無他有三而已一曰任官二曰信賞  
三曰必罰康誥稱文王之德曰庸庸祗祗威威顯民  
言用其可用祗其可祗刑其可刑也臣切見國家所  
以御羣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塗而授任苟日  
月積久則不擇其人之賢愚而寘高位資塗相值則  
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夫人之材性各有所宜

而官之職業各有所守自古得賢之盛莫若唐虞之  
際然稷降播種益主山林垂爲共工龍作納言契敷  
五教皐陶明刑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皆各守一官終  
身不易苟使之更來迭去易地而居未必能盡善也  
今以羣臣之材固非八人之比廼使之遍居八人之  
官遠者三年近者數月輒已易去如此而望職事之  
脩功業之成必不可得也非特如是而已設有勤恪  
之臣悉心致力以治其職羣情未洽績效未著在上  
者疑之同列者嫉之在下者怨之當是時朝廷或以  
衆言而罰之則勤恪者無不解體矣女媧邪之臣銜竒

以譁衆養交以市譽居官未久聲聞四達畜患積弊以遺後人當是之時朝廷或以衆言而賞之則姦邪者無不爭進矣所以然者其失在於國采各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各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如是則爲善者未必賞行者未必誅此陛下所以南向孜孜夙夜求治歷載甚久而太平未效者也陛下誠能博選在位之士不問其始所以進及資序所當爲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學者待顧問有政術者爲守長有勇略者爲將帥明於禮者典禮明於法者主法下至醫卜百工皆度材而授任量能而施職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徒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如是而朝廷不尊萬事不治百姓不安四夷不服臣請伏面欺之誅凡臣所言皆陛下耳所厭聞心所素知然致治之要無以易此知之非艱行之惟艱願陛下力行何如耳敢昧死陳瞽言惟陛下裁擇取進止

乞戒勅臣僚不和

宋仁宗時上

歐陽脩

臣伏覩方今夷狄外疆公私內困賊盜並起蝗旱相仍陛下軫念生民深思禍患憂勤之意夙夜焦勞而

中外臣寮未能爲國家慮遠謀建長策少濟時事以寬聖懷近日以來風俗尤薄縉紳之列不務和同或徇私意以相傾或因小事而肆忿紛然毀訾傳布道塗飾已短以遂非各期必勝進偏辭而互說上惑聖聰當陛下思念遠圖之時致陛下日厭紛紜之議至於聖朝得失邦家安危熟視恬然各思緘默陛下仁慈睿聖務存大體未欲明行責罰以戒澆浮伏望聖慈特降詔書戒勵中外革茲時弊各使同心憂國捨小謀大然後陛下不爲小事紛紜煩於聽覽則可以坐運宸筭以康時難取進止

### 論館閣取士

宋英宗治平間上

歐陽脩

臣竊以治天下者用人非止一端故取士不以一路若夫知錢穀曉刑獄熟民事精吏幹勤勞夙夜以辦集爲功者謂之材能之士明於仁義禮樂通於古今治亂其文章論議與之謀慮天下之事可以決疑定策論道經邦者謂之儒學之臣善用人者必使有材者竭其力有識者竭其謀故以材能之士布列中外分治百職使各辦其事以儒學之臣置之左右與之日夕謀議講求其要而行之而又於儒學之中擇其

尤者置之廊廟而付以大政使總治羣材衆職進退而賞罰之此用人之大略也由是言之儒學之士可謂貴矣豈在材臣之後也是以前世英主明君未有不以崇儒嚮學爲先而名臣賢輔出於儒學者十常八九也臣竊見方今取士之失患在先材能而後儒學貴吏事而賤文章自近年以來朝廷患百職不脩務獎材臣故錢穀刑獄之吏稍有寸長片善爲人所稱者皆已擢用之已夫材能之士固當擢用然專以材能爲急而遂忽儒學爲不足用使下有遺賢之嗟上有乏材之患此甚不可也臣謂方今材能之士不患有遺固不足上煩聖慮惟儒學之臣難進而多棄滯此不可不思也臣以庸謬過蒙任使俾陪宰輔之後然平日議論不能無異同雖日奉天威又不得從容曲盡拙訥今臣有館閣取士愚見具陳如別奏欲望聖慈因宴閒之餘一過睿覽或有可采乞常賜留意今取進止

論選任之際務存公坦

呂公著

宋神宗時上

臣竊惟陛下以聖哲之資將興致治其於臣下能否固所周知然臨朝而歎常苦乏人臣竊以爲人之難



知堯舜猶病然自昔有爲之君亦不借賢於異代况今之人才衆人之所共知而陛下之所熟講者蓋亦不少若用之旣盡然後可以言乏才試之不效然後可以言難知今則不然左右之任尚多缺員而大小之賢鮮得彙進陛下雖推擇至精可以無濫賞之過然羣才難進誰與致非常之功昔唐之德宗非不愛惜名器由其責人太密授任至難至於東省閉凡累月南臺唯一御史故陸贄以爲太精而失士臣竊觀之自昔用人之際所以常多疑貳者患在君臣之間未免形迹居常謀事則已多睽異至於論議則尤難協同臣伏願陛下與執政之臣凡選任之際務存公坦忘去形迹則俊乂咸事天工不曠矣

請乞致仕官給四分俸錢

呂公著

宋神宗時上

臣竊以古之仕者七十而致仕雖有不得謝者然年至而去實禮之常制蓋當其壯也旣竭勤瘁以任其事故及其老也則使之優逸以終其身此君上之至恩而臣下之極榮也然自本朝以來凡致仕者雖例改官資或推恩子弟年及而願退者常少議者以疲瘳老疾之人其精神筋力不足以任職則或至蠹政

而害民故著令年應及而不退者自知州以下皆降  
爲監當然比年以來致仕者亦不加多矣昔爲守倅  
而今釐務雖至愚之人豈不以爲辱然所以被辱不  
去者亦由朝廷立法有以致之何則古之爲士者終  
身食其地今之致政者卽日奪其廩古之仕者不出  
鄉里今則有奔走南北之勞古之仕者常處其職今  
則有罷官待次之費故自非貪吏及素有經產則其  
祿已常若不足一日歸老則妻子不免凍餒是以雖  
廉潔之士猶或隱忍而不能去議者不推其本則曰  
此皆無耻之人宜思所以重辱之此朝廷之恩所以

愈薄而臣下之節所以益壞也臣愚欲乞應文武官  
致仕非因過犯及因體量者並依外任官例與給四  
分俸錢歲時州郡量致酒粟之問如此則自非無耻  
之甚者莫不感抱恩德而爭自引去矣朝廷優之如  
此而猶不能去則雖重辱之亦不爲甚過也或曰今  
國用方患不足則吏祿豈宜有增臣切以今日所議  
正爲年及而不退者彼若年及而不退者則其祿故  
未嘗絕如此自人多引去則今之去而受祿者乃向  
之不去而居官者也臣所論者其實國無所費而足  
以全遇下之恩臣無重辱而足以去瘵官之弊伏惟

右編  
卷之二十九  
陛下方以至仁厚德風化天下則於優養耆老固所先務伏乞詳酌施行

論職事官帶職

宋哲宗時上

朱光庭等

臣等伏覩三月十八日聖旨職事官許帶職內尚書候二年加至學士中丞侍郎給事諫議通及一年加待制臣踰月于茲反復思之不得其義多士紛紛之說不可勝紀聊採十說以陳于前惟陛下垂聽幸甚說者曰立爲此法庶職事官罷日不煩商量便可令帶出臣以謂爲中書自便則可於朝廷體要則未安也不若因其除外易以職名在人主恩意則新於臣

下光寵亦異今旣平居無事先以與之則一日補外何以示恩更進則太優不加則近薄雖曰遷善迺如少貶此不可一也借如尚書自一年餘罷則當與之直學士耶與之待制耶與制待則無以別於侍郎與之直學士則不應今日所立新制此不可二也或尚書侍郎而下以罪被謫於尋常例當落職者不知止落職事官之職耶并落職名耶不落職名則與平遷善罷無以異矣落則是不問過之輕重皆當奪兩重職矣此不可三也官制以來由諫議大夫中書舍人方爲給事中由給事中方爲侍郎而御史中丞又在

侍郎之上其爲等差如此今年之後合爲待制則等差紛紛然莫可辨矣此不可四也昨有自尚書除御史中丞者豈可一年之後亦止於加待制則爲降官與直學士則爲亂法舊知雜御史乃今侍御史其於中丞相去甚遠猶有不歷月踰時或纔滿歲遂遷待制者今爲中丞一年方得待制是今中丞反輕於前日之知雜御史也舊制知制誥乃今中書舍人自居待制之上次遷當爲翰林學士其或遷雜學士雖至於侍讀學士若不與權三司使及權知開封府皆不爲美遷今年一年之後乃得加待制是今日中書舍

人亦輕於前日之知制誥也又旣爲中書舍人以典制誥爲職事其於侍從最爲親近豈須更帶待制此不可五也六曹之官容以衆才並進或以錢穀稱或以刑法用使爲尚書侍郎則可使兼學士待制則不可不然名品亦混淆而清濁一流矣此不可六也從來以寄祿官爲行守試則試者多而行守少加職之後以職爲行守試則試者少而行守多暗陞資格陰益俸錢而陛下不知此不可七也官制以前侍郎尚書類爲叙遷之官故更以帶職爲寵官制以後以階爲寄祿而尚書以下實行其職故自以職事官爲重

恩數之優非昔日比無更稍加職之例豈可以專官制之重職又兼舊制之寵名此不可入也人主之所以厲世磨鈍屈天下英雄之心俱入於術中者唯名與器而已故美官重器必使有難得之勢則人以得爲榮爲勸若予之不加重不予不加輕歲月所積例以授之則鄙夫苟得自矜而高材同受爲耻矣此不可九也待制則備職顧問非學術該通議論雅正誰宜爲之祖宗之世其選最精出入朝廷纔一二人而已故當世人人皆以爲貴今乃立法無有定員將一年之後待制滿朝必有斗量車載之謠以坑陛下名器此不可十也方陛下脩明法度齊正典章之時而官制職名參錯如此臣謂終不可並行伏望聖慈待詔輔臣別加講議裁定歸一適於至當庶行之當世而無礙垂之將來而可久

官法中論設官

宋孝宗時上

葉適

古者民淳事簡天下不勞而治後世益薄事日以繁而天下難理故設官有多寡之異唐虞百官夏商倍之周倍夏商後世之官無數此其驗也雖然古事何必簡今事何必繁天下之時一也夫黃帝以前鴻荒簡略者非謂其果無事也乃其已遠無所考見故不

可得而知自黃帝至於堯舜當其時聖人在上衆務繁多而聖賢以身任之汲汲皇皇以及於老死而不敢倦所條理天下之事匹夫小民之私無不究者安在其必簡且淳耶後世因上古之治而未嘗自爲聽其廢壞缺絕而不知爲脩補之政禮樂教化維持之具疎漏脫略不足以望上世之萬一獨其文字期會爲差多耳夫因書籍記載之久近多寡而遽以煩簡議古今可乎且其以有人民國家教法殺伐是不可一日無事而謂古事之獨簡也何哉豈非榮古而陋今乃論者之通患歟夫唐虞百官蓋特設其大者耳內有百揆外有州牧侯伯所以比聯綱紀其上下者已悉備矣雖後世不能益也唯其屬官貳事天子之所不自置者後世乃稍稍增之夏商雖不可見而周之六官所以四倍於唐虞者皆其屬也夫禹周行天下以治九州之水而稷契臯陶九官十二牧之任豈其一人而僕僕焉自爲之乎其勢非數百千人之屬共之不能給也夫以郡縣等諸侯以辟置視除授二者旣相直矣而舉其大官則唐虞之數固不能特減於今世此易見也彼其天下萬國君臣官吏之衆乃當數倍於今世而論者不知其本徒欲執百官之數

以尊唐虞病夏商陋秦漢豈不過歟夫冗官之患何始也推其所從始而得其受弊之原從其原而治之則其患息矣以兩漢之官考之丞相御史其後爲三公及九卿尚書二千石之任其間自辟置者不暇計也而議郎郎中博士諫大夫大中光祿謁者合數千百員皆與聞國家之謀議約以今世之中都官不能什一也郡守雖少於今世然令長倍多而二者嗇夫游徼鄉亭有吏皆食於上此則今之所無也舉選之路凡數十條其取人最博而上書待詔時召見問此亦今之所不能也而未嘗以冗官爲患蓋其始於魏

晉而蔓延於唐甚於今日唐自兵興中外濫擾隨時增損固宜其有冗也故方其缺而不補也則一人之除吏至於八百方其多而不容也則一日之汰去至於千四百人此亦今之所無有也然則冗官之患安在夫計其大無以異於唐虞之簡舉其少不能如兩漢之多然而兩漢無冗官何也今世之官誠冗矣不可諱已夫文武不分則官不冗官吏不分則官不冗而自魏晉以來始分矣昔之官今之吏也昔之能爲武者今不能爲文者也郎中執戟侍中奉乘輿虎賁郎將郎中令校尉昔以待天下之賢才者今武士宦

官專之以九卿三公所辟舉授曹掾皆忠廉脩潔之士行義高於郡國有不歲時而起爲公輔者今吏胥轉之矣流品旣分趨舍異塗是以其所選舉甚狹而天下之官猥多爭先於此而不去乃其勢也又何恠乎且天子與大臣將有所大正於此則捨其源而遏其流是無益也夫其事宏濶博大非倉卒所能定苟無決然改爲之意而徒欲以空言斷之是無益也臣見今世號左右司郎爲宰掾者漢六百石掾今吏秩之輕者爾左右司郎至尊貴長史司不能逮乃以掾擬之緣名失實何其甚歟前人習前世稱謂

故亦有以今之尚書郎爲昔之郎者夫更外刺史郡守乃得人爲郎其選至高而乃欲以漢世郎吏爲比乎然則明帝之所謂上應列宿不肯以異館陶公主子者近今主事令史之屬耳周官宰士通於四海王人雖微在諸侯上而今也吏之可乎夫輕周漢之所重隔絕太半自爲武臣而執銳執鉞以前後人主者不使天下士大夫皆得出此而顧曰官冗當汰然則官誠冗矣

官法下論任子

宋孝宗時上

葉適

夫天下之患莫甚於縱救患之術不過於抑抑久必



不系  
卷之二十九  
縱縱久復抑二者相與盛衰而天下不得治矣蓋世  
之所謂剛毅無私能爲人主守法而天下通以爲賢  
人君子者不過曰能抑天下而已而其立法之際多  
爲艱難曲折一事之微得指以爲疵亦皆示其抑天  
下之意而無廣大樂易之心夫以能抑天下之臣而  
行抑天下之法使其得之者不以爲愚而失之者必  
以爲怨天下之亂常生於此而或者則以爲天下患  
無其人以身任怨而倖賜過寵紛紛四出坐視而不  
能禦嗚呼豈其未之思乎豈以其術爲出於此者乎  
夫天下所以聽命於上而上所以能制其命者以利

之所在非我則無以得焉耳是故其途可通而不可  
塞塞則沮天下之望可廣而不可狹狹則來天下之  
爭望失爭生而上之權益微蓋富人之所以善役使  
貧弱者操其衣食之柄也使其盡衣食之歟則力弗  
稱而無名使其拒而弗之衣食歟則柄失而世衰是  
故使之以事而效其食或汲或負或築或鋤則其力  
之弗任者雖饑且死不敢食矣噫彼而皆任歟吾雖  
盡食之何傷不然則彼不以無功爲羞而吾以吝食  
爲媿矣昔之聖人未嘗吝天下之利天下之人其初  
無有賢智愚不肖之分而皆求得於我高爵厚祿雖

本紀  
卷之二十九  
駭然庸人當之彼何所不願而聖人亦不較也爲之  
立其等秩程其功能從而告曰至於是者取而去之  
使盡至是則雖盡與之可也彼自知其不能至則遠  
巡而退却耳吾未嘗與一而棄一也奈何操利天下  
之柄而示其抑天下之意且譽之所加人誰不趨怨  
之所集人誰不避而雖人人避譽而任怨其於天下  
之治亂何益不然抑於此者必縱於彼既以縱於彼  
將復抑於此然則是將與天下相攻之不暇而安能  
使之靡然心服以爲治也夫以能抑天下爲善治者  
非一世也非一人也其所以抑之者非一事也天下

善治重  
任子  
弟多學  
自重  
任子得  
爲大郡  
賢矣

之不治皆此故也臣不敢盡言請以任子一事明之  
夫天下患公卿大夫之子弟不學無能而多取天子  
之爵祿然而不可盡去者義不可去也義不可盡去  
而任子之官多而不能容故常設法以抑之曰寬其  
補授而嚴其出任任其子若孫而雖貴大臣不得任  
其兄弟之子孫於是又有欲任其學而得之而不任  
其所任者有欲任之而不能使任者有增其年者有  
削其數者有使行自大臣始而下不敢議者蓋昔之  
言任子者何其紛紛也其思之得一說其革之得一  
令其說愈多其令愈煩然皆不過於抑之而已天下

固不可抑也任子之法百年以來凡幾變矣以一人之力而抑天下之心抑者不旋踵而縱者繼之矣夫不可以不與而猶示其抑之之意因以喪其喜樂間暇之心雖國家之所與本非以求恩德於天下然其舉動之際亦何獨若是之迫切哉今夫山林草莽之士操筆書紙爲腐熟無用之言以應有司之格若此者非以爲賢也非以爲材也而天下皆以爲當得雖上亦以爲當得也公卿大夫之子弟因父兄之任已不求於有司而自得之若此者亦非以爲賢也非以爲材也而天下皆以爲不當得也上之求人豈有間

哉誠以堪其事耳賢者堪之能者堪之山林草莽之人公卿大夫之子孫何擇焉使其堪之也雖不嚴其出仕可也雖任其兄弟之子孫可也雖任其所任者可也不增年可也不削數可也不然限之以塗抑之以法而賢且能以堪吾事者不盡出於此是各有抑天下之患而實無得賢能之利也上何賴焉故臣以爲必有不抑天下之道而使之知其上有皆欲與之之心任之者皆賢且能而不肖者自知其不當得而無所歸怨所與之人必少於舊而上無立法更制之勞下無守法任怨之患若此則何待而不爲凡今之

本新  
政若薦舉若取士若用人動疑礙以抑天下使之拂鬱而不自遂幸其得而去之而尚何望其有長久之慮哉嗚呼臣又非特爲薦舉之類也凡天下之治出於抑者皆過矣

### 論建三公官

何武

漢成帝時何武爲九卿初漢興襲秦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太尉至武帝罷太尉始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非有印綬官屬也至是武乃建言

古者民樸事約國之輔佐已得賢聖然猶則天三光備三公官各有分職今末俗之弊政事煩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廢而不治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授政以考功效

### 復置御史大夫奏

朱博

漢哀帝時朱博爲大司空上

帝王之道不必相襲各繇時務高皇帝以聖德受命建立鴻業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以職相參總領百官上下相監臨歷載二百年天下安寧今更爲大司空與丞相同位未獲嘉祐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爲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爲御史大夫任職者爲丞相位次有序所以尊聖德重國相也今中二

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爲丞相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愚以爲大司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遵未嘗制臣願盡力以御史大夫爲百僚率

哀帝從之乃更拜博爲御史大夫

乞限定學士待制員數

歐陽脩

宋仁宗至和二年脩爲翰林學士上

臣竊以學士待制號爲侍從之臣所以承宴閒備顧問以論思獻納爲職自祖宗以來尤精其擇苟非清德美行藹然衆譽高文博學獨出一時則不得與其選是以選用至艱員數至少官以難得爲貴人以得職爲榮縉紳之望旣隆則朝廷之體增重其後用人

頗易員數漸多往時學士待制至六七十員近年以來稍慎除拜卽今猶及四十餘員臣以謂愛惜名器不輕授人朝廷旣已知之矣而爲國家計者宜於此時創立經制今惟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知制誥各有定員其餘學士待制未有定數臣今欲乞檢詳前史及國朝故事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並各立定員數遇有員闕則精擇賢材以充其選苟無其人尚可虛位以待如允臣所請乞賜詳議施行取進止

乞詔侍從直宿以備訪問

司馬光

宋仁宗嘉祐八年上

臣聞天尊地卑道之常也而周易乾下坤上謂之泰者蓋言人君降心以接臣人臣竭忠以事君然後上下交而其志同也若人君驕亢以自專人臣怠慢以自踈則上下之情不通而否道成焉是以孔子語舜之德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其斯以爲舜乎竊見祖宗之時間居無事常召侍從近臣與之從容講論萬事至於文武朝士使臣選人凡得進見者往往召之使前親加訪問委曲詳悉無所不至所以然者一則欲使下情上通無所壅蔽二則欲知其人能否才器所任是以黜陟取捨皆得其宜太平之業由此而致

恭惟陛下潛德藩邸踰二十一年一旦龍飛奄有四海雖聖質英睿得於天縱然與當時士大夫未甚相接民間情僞未甚盡知臣謂宜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若有事故請假則與以次官互換直宿其餘羣臣進見及奏事者亦望聖慈稍解嚴重細加訪問以開廣聰明裨益大政取進止

乞侍從與聞邊事

余靖

宋仁宗時上

臣竊見朝廷每有契丹遣使到闕元昊差人來朝大

臣商量唯欲秘密兩制兩省御史中丞已下雖名侍從供奉之官當時並不聞知及處置既了縱或不便無由論列臣思國家建置侍從之官以備顧問諫諍之官以救闕失蓋欲謀無遺策且書不云乎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是大疑之事謀之欲其衆也漢武帝征伐西戎開置邊郡侍從之官嚴助朱買臣之徒常與大臣論議大臣數屈漢史稱之以爲美談今柄臣密議外不得聞一慮或失救之不及勢之可憂者也伏乞宣諭大臣凡北虜西戎之事繫於安危者侍從諫諍之官悉令聞之使陳利害不爲漏洩傳

云謀之欲多斷之欲獨此御國之要也惟陛下裁之

置史官奏

荀悅

漢獻帝建安間上

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書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君舉必書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宜於今者備置史官掌其典文紀其行事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以行法教

帝善之

論時政記等狀

唐武宗時上

李德裕

右長壽二年宰臣姚璹以爲帝王謨訓不可闕於紀述史官踈遠無因得書請自今以後所論軍國政要宰臣一人撰錄號爲時政記厥後因循多闕紀述臣等商量向後每日聽聖言如有慮及生靈事關興替可昭示百代貽謀後昆者及宰臣獻替謀猷有益風教並請依國朝故事知印宰相撰錄連署名封印至歲末送史館

論起居注

唐武宗時上

李德裕

右起居注比者不逐季撰錄至有去官三五年後猶未送納者伏以每度延英奏事後向外傳說三事猶兩事虛謬豈有起居注皆三二年後採於傳聞耳目已隔固非實事向後起居注記望每季初卽送納向前一季文字與史館納訖具狀申中書門下史館受訖亦申報中書門下其起居改轉便望以注記遲速爲殿最如有軍國大政傳聞疑誤者仍許於政事堂都見宰相等臨事酌量如事已施行非關機密者並一一向說所冀書事信實免有傳疑

論脩史體例

唐武宗時上

李德裕

右臣等伏見近日實錄多云禁中言者伏以君上與宰臣及公卿言事皆須衆所聞見方合書於史策禁



中之語向外何由得知或得於傳聞多出邪妄便載史筆實累鴻猷向後實錄中如有此類並請刊削更不得以此紀述又宰臣及公卿論事行與不行須有明據或奏議允愜必見褒稱或所論乖僻因有懲責在藩鎮獻表者必有荅詔居要官啟事者自合著明並當昭然在人耳目或取舍存於案堂或與奪形於詔敕前代史書所載奏議無不由此近見實錄多載密疏言不彰於朝聽事不顯於當時得自其家未足爲信向後所載羣臣奏議其可否得失須朝廷共知者方可紀述密疏並請不載如此則書必可法人皆守公愛憎之志不行褒貶之言必信矣

論脩日曆

宋仁宗時上

歐陽脩

臣伏以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書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爲重伏見國朝之史以宰相監脩學士脩撰又以兩府之臣撰時政記選三館之士當陞擢者乃命脩起居注如此不爲不重矣然近年以來負具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略遺漏百不存一至於事關大體者皆沒而不書此實史官之罪而臣之責也然其弊在於修撰之官惟據諸司供

報而不敢書所見聞故也今時政記雖是兩府臣僚  
脩纂然聖君言動有所宣諭臣下奏議事關得失者  
皆不紀錄惟書除目辭見之類至於起居注亦然與  
諸司供報文字無異脩撰官祇據此銓次繫以日月  
謂之日曆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雖欲書而不得  
書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今撰述旣成必錄本進  
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又不欲書也加以日  
曆時政記起居注例欲承前積滯相因故纂錄者常  
務追脩累年前事而歲月旣遠遺失莫存至於事在  
目今可以詳於見聞者又以追脩積滯不暇及之若

不革其弊則前後相因史官永無舉職之時使聖朝  
典法遂成廢墮矣臣竊見趙元昊自初僭叛至復稱  
臣始終一宗事節皆不曾書亦聞修撰官甚欲紀述  
以修撰後時追求莫得故也其於他事又可知焉臣  
今欲乞特詔修時政記起居注之臣並以德音宣諭  
臣下奏對之語書之其修撰官不得依前祇據諸司  
供報編次除目辭見並湏考驗事實其除某官者以  
某切如狄青等破儂智高文彥博等破王則之類其  
貶某職者坐某罪如昨來麟州守將及並州龐藉緣  
白草平事近日孫沔所坐之類事有文據及迹狀明

白者皆備書之所以使聖朝賞罰之典可以勸善懲惡昭示後世若大臣用情朝廷賞罰不當者亦得書以爲警戒此國家置史之本意也至於其他大事並許史院據所聞見書之如聞見未詳者直牒諸處會問及臣僚奏議異同朝廷裁置處分並書之已上事節並令修撰官逐時旋據所得錄爲草卷標題月分於史院躬親入櫃封鎖候諸司供報齊足修爲日曆仍乞每至歲終命監修宰相親至史院點檢撰官紀錄事迹內有不勤其事隳官失職者奏行責罰其時政記起居注日曆等除今日以前積滯者不在追修外截自今後並令次月供報如稍有遲滯許修撰官至中書樞密院催請其諸司供報拖延及史院有所會問諸處不畫時報應致妨修纂者其當行手分並許史院牒開封府勾追嚴斷其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並乞更不進本所貴少修史職上存聖朝典法此乃臣之職事不敢不言

乞別行刪修紹聖神宗實錄

陳 瓘

宋徽宗時上

臣伏聞王安石日錄七十餘卷具載熙寧中奏對議論之語此乃人臣私錄之書非朝廷之典冊也自紹

聖再修神宗實錄史官請以此書降付史院凡日曆時政記及神宗御集之所不載者往往專據此書追議刑賞奪宗廟之美以歸故臣建掌書之官以修私史考之徃古並無此例唯唐武宗時宰相李德裕引鄭亞之徒改修憲宗實錄增損筆削專美其文其後宣宗卽位追念憲考不能平也故大中三年九月制曰委國史於愛婿之手寵秘文於弱子之身擅敢改張罔有畏忌奪他人之懿績爲私門之令猷於是德裕鄭亞皆從貶竄蓋以國史實錄皆欲顯揚宗廟之美非人臣之所得私也神考之信任安石雖成湯之於伊尹不過如此安石密贊之言強諫之語何必盡宣於外然後見君臣相得之盛乎昔者周公之訓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安石日錄所載嘉謀嘉猷既入告而發於命令則斯謀斯猷皆神考之德也豈可以繼志述事爲名而專紹人臣之美乎伏惟陛下若稽如堯舜繼述如武王棄斥人臣不改之小孝光神考日新之聖緒忍使裕陵之美皆爲私史所攘改而正之理不可緩所有紹聖神宗實錄願詔史臣別行刪修以成一代不刊之典

請復還史館

宋徽宗時上

石公弼

臣竊考唐貞觀職官故事天子御正衙則起居即居左舍人居右有命則臨陛俯聽退而書之每仗下議政事亦必隨輔臣入殿執筆記錄於前史官隨之及仗在紫宸內閣則夾香案對立殿下上記得失繇是事之機要言之微密人之忠邪皆得書之方冊昭示將來明主賢臣之事因或缺遺一代之典文燦然大備且唐天下垂三百年號稱至治莫盛於貞觀而謀猷設張制度文采勲績治効必可垂法後世而當時崇尚史官載錄如此繇今考之事之存者猶十之五

六此史官之不可不知故事也永徽以後高宗不躬萬機重臣許李縮權持政姦謀邪計杜塞不聞畏避羣臣自是起居稍奪故事止於對仗承旨仗下議論不復與聞至長壽中宰相姚璿始建議執政大臣錄仗下論議多出於股肱輔弼之臣史官職在記錄而已利害殊絕較然可知若夫時政記使宰相爲之賢者則推美避譽邪臣則飾過隱非事關機要或疑謀泄而功沮言及臣僚或慮隙開而怨售巧事形迹互相依倚銓次不廣筆削自私此時政記之在當時屢建而屢罷者此也臣竊惟國家受命以來累聖相繼

百度修明度越前古獨史臣之職未復故事修時政  
記卽未免有昔時之累起居注及史館日曆意在塞  
責具員苟免以編制勅類除免叙年月爲纂述聖主  
言動仗下與便坐論議既不與聞而羣臣奏疏諫官  
言事留中者未嘗宣論焚藁者徃徃無傳神機天筭  
竒謀碩畫內安社稷外撫四夷可以輝煥竹帛儀刑  
今古者或在當時未嘗撰述至於異日稍稍訪求則  
必耳目不接真僞相冒是非雜揉失實傳之後世其  
可信乎事之出於羣臣者家人故吏因茲緣飾朋黨  
仇怨得以成私文字增加委曲旨意虛美溢惡不可

勝聽遂使高文直筆是非猶豫褒貶自疑忠臣義士  
視既往之迹曖昧不章因有自悔不前之心臣竊以  
邪正辨而有好惡好惡形而爲是非施於有政也則  
爲刑爲賞列之國史也則爲褒爲貶必著明萬世旣  
有以旌別於生前又有以追錄於已死如此爲善者  
自堅造非者解體二者皆人主之操柄教化之樞機  
不可不審也方今史官之選必天下文學修潔之士  
若止以編制勅類除免叙年月爲奉職則但通曉文  
字求之二省一令史足矣何必擇人哉且唐天寶以  
後天下多故起居之職因循曠弛然後百家傳記之

說雜然並興瀾漫流衍不可勝數率皆耳剝口傳轉相紀述文辭侈靡誑亂事實猥發官闈之私傳致難知之事采獲竒怪雜以詼笑施之當時未免無疑傳之後世豈得不信古者禮失求之於野孔丘學官名於郊子皆以事久難明苟可考焉必爲事實唐褚遂良知起居事太宗問曰朕有不善卿必記耶對曰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洎曰使遂良不書天下之人亦記之矣夫起居之錄不詳則臣下之記逾廣機失於上則柄任於下自然之理也近世綴文之事頗爲傳記有所論列臣愚以爲不復其本則其原未可卒禁

臣愚伏願陛下詔大臣議戎故事稍還史館之職使之得以悉意記錄善惡必書至纖至悉無所或遺凡羣臣奏疏諫官言事或言或否並望卽時宣示史官刪叙潤色書之緗簡使後世知陛下有納諫之明知直臣立不諱之朝知議事有羣臣之論知陛下無偏聽之聰羣臣拜免必叙遷責之由使後世知陛下無好惡之私倘或史官因循廢職著撰不時則必明加黜責庶幾君臣行事廡廟規圖纖微必著後世有所考法焉臣又以爲唐制起居供奉仗內而史官必隨其後者意欲記注臣僚與修纂學士者皆得親見事

實與聞謨訓然後銓次不相牴牾此最策之得者也  
又臣嘗考漢事記注無定員而太史有常職是時近  
臣皆持橐簪筆入侍左右蓋欲有所紀述而天下計  
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繇是事得廣載書可責成此  
兩漢遺史所以爲後世模楷也今近臣非職事者自  
見聖君言動固不敢有所紀而天下計書亦未嘗上  
羣臣列傳事非章章尤著者則唯取信行狀行狀者  
門人故吏之所爲非太公至正之語尤難依據者也  
臣又以古之史官皆久於職如司馬遷班固皆父子  
繼纂其事唐張說致仕亦必修史吳兢被貶以藁自  
隨方今史臣遷擢不時前後相承文書猥積修舊不  
給何暇議新以至軍國政要纂錄後時久而訛謬事  
多此類難一一陳至於宰相監修劉子允以爲十羊  
九牧書成進本朱子奢以爲開後世史官之禍如此  
等事所宜變更伏望聖慈俯察狂瞽如前所陳萬有  
一分倘合聖意卽乞詔公卿議定其例

請立費氏易傳博士

范升

漢光武時博士代郡范升上

臣聞主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陛下  
愍學微缺勞心經藝情存博聞故異端競進近有司



請置京氏易博士羣下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既立費氏怨望左氏春秋復以比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復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騶夾如今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騶夾五經竒異並復求立各有所執垂戾分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將恐陛下必有厭倦之聽孔子曰博學約之弗畔矣夫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可謂知教顏淵可謂善學矣老子曰學道日損損猶約也又曰絕學無憂絕未學也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先帝前世有疑於此故京氏雖立輒復見廢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詩書之作其來久矣孔子尚周流游觀至於知命自衛反魯乃正雅頌今陛下草創天下紀綱未定雖設學官無有弟子詩書不講禮樂不修秦立左費非政急務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傳曰聞疑傳疑聞信傳信而堯舜之道存願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以示反本明不專已天下之事所以異者以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又曰正其本萬事理五經之本自孔子始謹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

乞立左傳博士疏

陳元

漢光武時廣信陳元上

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深愍經執謬雜真偽錯亂每臨朝日輒延羣臣講論聖道知丘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傳詢可否示不專已盡之羣下也今論者沉溺所習翫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遂爲異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絕弦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况於竹帛餘文其爲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

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媒贖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爲巨謬遺脫截微指爲大尤挾瑕摘釁掩其弘美所謂小辨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爲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臣愚以爲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於殷周公不當營洛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皇帝在人間時聞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卽位爲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羊並

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純  
儉吾從衆至於拜下則違之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朱  
紫聰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爲巧眩移目師  
曠不爲新聲易耳方今干戈少弭戎事畧職留思聖  
藝眷顧儒雅採孔子下拜之義卒淵聖獨見之旨分  
明黑白建立左氏解釋先聖之積結淘汰學者之累  
惑使基業垂於萬世後進無復狐疑則天下幸甚臣  
元愚鄙嘗傳師言如得以褐衣召見俯伏庭下誦孔  
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冤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  
就重誅雖歿之猶生之年也

請置詩學博士書

李行修

唐憲宗元和三年鄉貢進士李行修獻書

臣覆視漢初經籍起口傳壁匿煥然明備其所由者  
修廢官立太學朝夕講貫以究聖意歲時程課以嚴  
師道使之然也迨乎桓靈之世遂使扶持元極匡飾  
頽俗傳委裘以終大運其儒術已試之明效歟近學  
無專門經無師授以音定字以疏釋經是能使生徒  
由之中才不能使天下由之致理明矣大率五經皆  
然臣獨以詩學上聞趨所急也伏惟陛下赦其愚瞽  
垂恩聽察夫詩者發人之蘊故謂之風手舞足蹈之

音作用之光祖宗垂風聲勞歌怨誹之音作用之察  
吏理審教化是以四海雖大羣生雖廣猶民人之和  
氣息乎踵達乎顛流乎手足猶草木之豐澤漸乎根  
窮乎杪被乎枝葉上下無滯氣內外無遁情如此則  
詩得其任風得其性也昔殷周相承俱有聖治道洽  
於下下無快心王化盛告成功於神明德澤衰反變  
化於禮素其辭主文譎諫而不訐其教溫柔敦厚而  
不愚仲尼接於其時謂王者宜以陶冶風俗臣下宜  
以洗濯疑謬道濟於下吾若之何乃採其詩合三百  
五篇善者全而用不善者全而去非如春秋諸經或

革或因相錯而成也其若禮樂征伐天地陰陽有度  
假於辭可見喜怒哀樂譏刺諷諭無方非其志莫傳  
志士躬當治亂之時氣有慘舒之變臻於極而後動  
積於中而後形故言之成文歌之成聲有一不至則  
非全矣是以聖人以全動物物莫能固未施敬於人  
而人敬未施哀於人而人哀頑者以之開明躁者以  
之舒靜道源於是絕而莫嗣獨有楚屈原頗得詩人  
之風介於子蘭靳尚之間終以放死故其道不竟洎  
秦姍笑三代燔燒經藉世儒坑死於是後學軋於相  
語暗哂相授以及漢興雜全經者七十年師口說者

四三輩漢武篤好經術立於學官雖章句大修而比興未喻時楊雄司馬相如由是選覈觀望將迎忌諱勸百諷一推波助瀾文雖有餘不足稱也然以本學寤盛時因災異屢啟直聲初或不究終得其助故自殷已降有天下者莫長焉厥後君臣道薄詩道陵夷蘊義感慨之士至曰吾何從乎上之追屈原不足以全性命下之跡相如不足以匡過失故居常則鬱快其胸襟嘆喑其齒牙代莫通其源臣伏思之以爲詩教未隆於時風雅未洽於下教未隆則士不勸風未洽則言多缺故聞者卒愕而愠者多暗投而卻也自

十聖紹業盈二百載經術益試周旋百度吏事反爲緣飾羈道無所舛駁及陛下又登禮巖穴發揚反伏宸心讜議猶天地相宣需風昌言與日月橫鶩以辭讓次征伐而不暴以誠明推教化而不浮如此則詩學何爲鬱然積於空虛不用之地乎書殘於古今論失於齊魯漢有毛萇鄭康成師道可觀逮聖朝劉迅者說詩三千言近代言詩者尚之伏惟陛下詔公卿諸儒講其異同綜其指要列四始之元本窮六義之粹精不使講以多物而無諱蔽之一言而得其言極者爲師法傳經而行其毛鄭不安者亦隨而刊正選

立博士弟子員如漢朝故事然後命瞽史納於聰明  
命司成教之世子是謂端本由朝廷被於民里京師  
施之遠方是謂垂化復采詩之官以察風俗是謂兼  
聽優登才之選以勵生徒是謂興古四者既備大化  
自流則動天地感鬼神德豚魚其董荼來異俗懷鬼  
方皆在一致推而廣之神而化之無難矣微臣不知  
時變溺於師言謹詣光顯門昧死以聞伏待刑辟

### 諫官補郡疏

蕭望之

漢宣帝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  
守相以望之爲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朝達  
爲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

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  
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  
無達士則不聞善願陛下選明經術溫故知新通於  
機微謀慮之士以爲內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  
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關遺若此不怠成康之道其庶  
幾乎外郡不治豈足憂哉

### 請每州分置御史巡按疏

李嶠

唐武后時鳳閣舍人李嶠上

陛下創置右臺分巡天下察吏人善惡觀風俗得失  
斯政途之綱紀禮法之準繩無以加也然猶有未折

乘者臣請試論之夫禁綱尚疎法令宜簡簡則法易行而不煩雜疎則所羅廣而無苛碎竊見垂拱二年諸道巡察使所奏科目凡有四十四件至於別准格勅令察訪者又有三十餘條而巡察使率是三月已後出都十一月終奏事時限迫促簿書填委晝夜奔逐以赴限期而每道所察文武官多至三千餘人少者一千已下皆須品量才行褒貶得失欲令曲盡行能則皆不暇此非敢墮職而慢於官也實才有限而力不及耳臣望量其功程與其節制使器周於用力濟於時然後進退可以責成得失可以精覈矣又曰

今之所察但准漢之六條推而廣之則無不包矣無爲多張科目空費簿書且朝廷萬機非無事也機事之動恒在四方是故冠蓋相望郵驛繼踵今巡使既出其外其州之事悉當委之則傳驛大減矣然則御史之職故不可得閑自非分州統理無由濟其繁務請大小相兼率州置御史一人以周年爲限使其親至屬縣或入閭里督察姦訛觀採風俗然後可以求其實效課其成功若此法果行必大裨政化且御史出持霜簡入奏天闕其於勵已自修奉職存憲比於他吏可相百也若其按劾姦邪糾摘欺隱比於他吏

可相十也陛下試用臣言妙擇賢能委之心膺假溫  
言以制之陳賞罰以勸之則莫不盡力而效死矣何  
政事之不理何禁令之不行何妖孽之敢興哉

論諫職表

元 稹

唐憲宗元和間上

臣聞先王之制祿也居其位不行其職者誅是以上  
無虛受下不隱情臣竊觀今時備位素餐不行其職  
者莫過於臣輩臣聞太宗文皇帝時以王珪魏徵爲  
諫官文皇雖宴遊寢食之間王魏實在其所用至於  
文皇發一言則王魏詳之而後出一舉事則王魏慮

之而後行以文皇之明合王魏之智是以舉無遺事  
言有典常文皇猶以爲視聽未廣也因許三品以上  
入議軍國必遣諫官一人隨入以參驗之當是之時  
耳目股肱之任者南君臣之義焉有父母之恩焉有  
朋友之勸焉是否無不替可無不行不四三年而天  
下大理蠻夷君長帶刀入侍者不可勝計豈干戈征  
伐之所致蓋壅蔽之患銷而幽遠之情達也若此然  
後可以稱天子之爭臣矣近之司諫爭者則不然大  
不得備召見次不得參時政排行就列累累而已且  
臣聞之諫臣之職曰左右前後拾遺補闕大則廷議



小則上封近年以來正衙不奏事庶臣罷廷對若此則不見遺闕補拾何階不得敷陳廷議安設其所謂舉諫職者唯獨誥令有不便除授有不當則奏一封執一見而已以此思之君臣之際論列是非諷論未形籌畫於至密尚不能迴至尊之盛意備讒慝之巧言而況於既行之詔令已命之除授然後執一封奏一議而私欲收絲綸之詔迴日月之光信無裨於萬一矣至使凡今之人以上封進計爲妄動拾遺補闕爲冗員比稱供奉官與王珪魏徵爲等列臣雖至愚能不自愧且陛下若以爲臣等無所裨補不足參侍

從固不當假以名器並立於朝苟以爲務廣聰明稍問理道又不宜屏棄賤之使至於此伏願陛下許臣於延英候對詔臣一見賜以溫顏使臣得盡愚懇之誠備陳諫官之職苟或言有所採得裨陛下萬分之一是臣千載之一時也如或言不詣理塵黷聖聰則臣自寘刑書以謝謬官之罪亦臣之所甘心也無任懇款發憤守此忘軀之至謹詣上東閣門奉表以聞

請增諫議大夫等品秩狀

李德裕

唐武宗會昌中宰相李德裕上

臣據大唐六典隋氏門下省置諫議大夫七人從四品下今正五品上自大曆二年昇門下中書侍郎爲正三品兩省遂闕四品建官之制有所未備謹按左氏傳云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仲山甫則周之大臣漢書汲黯稱願出入禁闥補過拾遺後漢書張衡爲侍中嘗居帷幄從容諷諫拾遺左右皆大臣之任其秩峻其任重則君敬其言而用其道况蹇諤之地宜用老成之人秩不優崇則難用耆德其諫議大夫望依隋氏舊制昇爲從四品分爲左右以備兩省四品之闕向後與丞郎出入迭用以重其

選

上繳進天禧詔書乞防漏洩

劉 隨

宋真宗時上

天禧元年二月七日詔勅中書門下朕大庇蒸民隆興至治彌綸闕政交屬於庶僚寤寐忠規屢頒於明詔雖增虛佇未協翹思夫諫爭之臣本期述嘉謨而矯枉風憲之任亦當遵直指而繩愆旣列清班宜傾亮節倘緘默而自肆諒考績而曷觀况朕躬覽萬機親批封奏詳言百職素靡漏言舉職徇公有何所避保身箝口詎至於斯將戒慢官先伸誕告仍加優異

以勸傾輸自今兩省置諫官六員御史臺除中丞知雜推直外置侍御史已下六員並不兼領職務每月各賜添支錢十五貫三年內不得差出其或詔令不允官曹涉私措置失宜刑賞踰制征求無節寃濫未伸並仰諫官奏論憲臣彈舉每月須一員奏事或更有切務即許不依次入對雖言有過當必示曲全若事難顯行即令留內但不得潛爲朋附故作中傷其諫官仍於諫院或兩省內選擇內事量置什器並令兩省輪差守闕三數人祇應候及三年或屢有章疏實能裨益特越常例別與升遷或職業無聞公言罔

親移授散秩仍遣監臨載念古賢不忘忠諫雖逢暴怒尚靡諂辭今則冲人渴聞讜論開懷而待好爵斯縻是爲不諱之朝豈有犯顏之慮黜陟之典斷在於必行語默之端亟從於自擇更資宰府宣布周行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右天禧元年詔書

臣聞好問則裕成湯所以爲聰明從諫如流漢祖於焉成帝業歷代聖主必有諫臣然念言之甚難聽之不易以疎遠而指貴近以至賤而干至尊言之得無難乎在難言而言之身常危以至賤疎遠之人貢計

直逆耳之說聽之豈云易也在難聽而聽之意必倦  
且直者邪佞所惡自然之理也擊一邪則羣邪怒其  
身不得不危罪一正則羣邪進王者不得不謹是以  
先帝焦勞寤寐思得正人至於再三未獲讜直遂下  
此詔增置一十二員月責諫疏明達耳目自後纔得  
四人諫官二人曾宗道御史二人劉平其孜孜獻替  
者唯聞宗道而已太后臨朝皇帝御極追繼先志復  
置諫官又得四員以充其位諫官二人臣及孔御史  
二人王其間道輔穎燁已在清途修吉稱職亦  
爲外任王碩以他事黜免微臣近歸諫省補報無狀

出入八年復思先帝詔旨云況朕親披封奏事靡漏  
言此乃聖人極慮臣僚疑有漏洩而不敢盡言也周  
易云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  
成正謂此也天聖五年臣嘗言某事等舉朝官員誦  
其言語羣邪側目憎惡結讐甚可畏也若非兩宮聖  
明深辨忠直則臣已竄逐遐方矣自古奸臣皆以貨  
賂厚結左右及宮掖之內是以動靜先知迎合上意  
李林甫二十年專政明皇不疑上官昭容權傾天下  
唐祚顛殞前代似此蓋亦多矣國家傾敗常由此矣  
自兩宮御宇樂聞讜言然垂簾之日疑有潛聽封奏

之人憂其漏洩是以人人懼禍而不敢盡言今則文武班列亦有議其得失諫官御史朝野譏其循默伏乞聖慈念先帝漏言之誠思周易失臣之文凡有奏章蔽收祕密垂簾之日屏去左右則公忠之士得以盡言周廣聰明天下幸甚謹疏先帝詔書頭連進納以聞

上論諫官三說

宋仁宗時上

蔡襄

臣伏見朝廷選用王素余靖歐陽修等增備諫官是三人者皆特立之士昔以直言觸忤權臣擯斥且久今者一日並命人無賢愚萬口相慶皆謂陛下特發

神斷擢任不疑蓋陛下深憂政教未舉賞罰未明羣臣之邪正未分四方之利害未究故增耳目之官以廣言路此陛下爲社稷生靈大計也臣竊思任諫非難惟聽諫之難聽諫非難惟用諫之難如素靖修等忠誠剛氣著信於人况蒙陛下獎拔之知必能箴闕政獻明謨擿回邪擊權幸思所以報効也然邪人惡之必有禦之之說不過曰某人也好名也好進也彰君過也或進此說正是邪人欲蔽天聰不可不察臣請爲陛下陳之一曰好名夫忠臣務盡其心事有必須直切者則極論之豈顧名哉若避好名之毀而無

所陳施則土木之人皆可備數何煩陛下選擇如此之至况名者聖人以之勵世俗分善惡豈可廢乎借使爲善近名陛下試思今之人遠權利敦潔行以近名者亦有幾人哉二曰好進前古諫臣之難者遭遇昏世上犯嚴威旁觸勢要鼎鑊居側斧鑕在前死亦不辭安得好進乎蓋近來諫官進用太速故世人必以謂之好進今諫官有進忠補闕之効陛下但久任勿遷使其人果忠且義雖死於是官亦無恨矣三曰彰君過凡諫諍之臣蓋以司乎過舉也緩則密疏急則昌言期於必正若人主從而行之適以彰乎從諫

之美安得謂之彰過乎然諫官亦有好名好進彰君過者異於此巧者之爲諫臣事之難言者則暗而不言擇其無所忤者言之就令不行復再議退而曰某事我嘗言之矣此可謂之好名也容容隱默無所耻媿踐歷資序以登貴仕此可謂之好進也凡人主之有過諫官最爲近密或不盡言之主何從而知且變更乎傳之當世垂之於後終以爲過此可謂彰君過臣向之所論乃忠臣巧者之分願賜省覽今陛下出於聖慮自擢諫官必自主之若有陳述於理適當即賜施行無使天下之人謂朝廷有好諫之名而無好

諫之實使其言有訐切亦願優假無爲姦邪構間致有斥逐使天下之人指朝廷有拒諫之失也臣迹遠言近不任兢惶激切之至

論臺官言按察使不當

歐陽修

宋仁宗時上

右臣伏覩近降朝旨約束諸路按察使備載臺官所上之言意謂按察使等所奏之人多不實或因迎送文移之間有所闕失挾其私怒枉奏平人朝廷都不深思輕信其說臣自聞降此約束日夕憂嗟竊思國家方此多事難了之時正是責人展效之際獎之猶

恐不竭力疑之誰肯盡其心昨大選諸路按察之際兩府聚廳數日盡破常例不次用人中外翕然皆謂一時之極選凡被選之人皆亦各負才業久無人知常患無所施爲一旦忽蒙擢用各思宣力爭奮所長不惟欲報朝廷豈不更希進用豈可頓爲欺罔便徇私情料其心必未至此苟或如臺官所說則是兩府聚廳數日選得不公之人其或不至如斯何必更加約束竊以任人之術自古所難能力主張猶或有沮者何況更生疑異使各心闌如此用人安能集事况按察之任人所難能或大臣薦引之人或權勢僥倖

之子彼按察使者下當怨怒上忤權勢而不敢避者  
只賴朝廷主張而已今按察者所奏則未能施行沮  
毀者一言則便加輕信皆由朝廷未知官吏爲州縣  
大患而按察可以利民委任之意不堅故毀謗之言  
易入也所可惜者自差諸路按察今雖未有大效而  
老病昏昧之人望風知懼近日致仕者漸多州縣方  
欲澄清而朝廷自沮其事臣欲乞聖慈令兩府召臺  
官上言者至中書問其何路按察之人因挾私怒苟  
有迹狀乞下所司辨明若實無人乃是妄說其近降  
劄子乞賜抽還不使四方見朝廷自沮按察之權而  
爲貪黷老繆之吏所快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召還

歐陽修

宋仁宗時上

臣材識庸暗碌碌於衆人中蒙陛下不次拔擢置在  
樞府其於報效自宜如何而自居職以來已逾半載  
凡事關大體必須衆議之協同其餘日逐進呈皆是  
有司之常務至於謀猷啟沃蔑爾無聞上幸聖恩下  
愧清議人雖未責臣豈自安所以夙夜思惟願竭愚  
慮苟有可採冀禪萬一臣近見諫官唐介臺官范師  
道等因言陳旭事得罪或與小郡或竄遠方陛下自



本紀 卷之二十一  
臨御已來擢用諍臣開廣言路雖言者時有中否而  
聖慈每賜優容一旦臺諫聯翩被逐四出命下之日  
中外驚疑臣雖不知臺諫所言是非但見唐介范師  
道皆久在言職其人立朝各有本末前後補益甚多  
豈於此時頓然改節故爲欺罔上昧聖聰在於人情  
不宜有此臣竊以謂自古人臣之進諫於其君者有  
難有易各因其時而已若剛暴猜忌之君不欲自聞  
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人主好察多疑於上大臣側  
足畏罪於下於此之時諫人主者難而言大臣者易  
若寬仁恭儉之主動遵禮法自聞其失則從諫如流

聞臣下之過則務爲優容以保全之而爲大臣者外  
秉國權內有左右之助言事者未及見聽而怨仇已  
結於其身故於此時諫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難此不  
可不察也自古人主之聽言也亦有難有易在知其  
術而已夫忠邪並進於前而公論與私言交入於耳  
此所以聽之難也若知其人之忠邪辨其言之公私  
則聽之易也凡言拙而直逆耳違意初聞若可惡者  
此忠臣之言也言婉而順希旨合意初聞若可喜者  
此邪臣之言也至於言事之官各舉其職或當朝正  
色顯言於廷或連章列署共論其事言一出則萬口

爭傳衆目共視雖欲爲私其勢不可故凡明言於外  
不畏人知者皆公言也若非其言職又不敢顯言或  
密奏乞留中或面言乞出自聖斷不欲人知言有主  
名者蓋其言涉傾邪懼遭彈劾故凡陰有奏而畏人  
知者皆挾私之說也自古人主能以此術知臣下之  
情則聽言易也伏惟陛下仁聖寬慈躬履勤儉樂聞  
諫諍容納直言其於大臣尤所優禮常欲保全終始  
思與臣下愛惜名節尤慎重於進退故臣謂方今言  
事者規切人主則易欲言大臣則難臣自立朝耳目  
所記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呂夷簡貶知饒州皇祐

中唐介言宰相文彥博貶春州別駕至和初吳中復  
呂景初馬遵言宰相梁適並罷職出外其後趙抃范  
師道言宰相劉沆亦罷職出外前年韓絳言富弼貶  
知茶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陳旭得罪自范仲淹貶  
饒州後至今凡二十年間居臺諫者多矣未聞有規  
諫人主而得罪者臣故謂方今諫人主則易言大臣  
則難陛下若推此以察介等所言則可知其用心矣  
昨所罷黜臺諫五人惟是從誨入臺未久其他四人  
出處本未迹狀甚明可以歷數也唐介前因言文彥  
博遠竄廣西烟瘴之地賴陛下仁恕哀憐移置湖南

得存性命范師道趙抃並因言忤劉沆罷臺職守外  
郡連延數年然後復今三人者又以言樞臣罷黜然  
則介不以前陷必死之地爲懼師道與抃不以中滯  
進用數年爲戒遇事必言得罪不悔蓋所謂進退一  
節終始不變之士也至如王陶者本出孤寒只因韓  
絳薦舉始得臺官及絳爲中丞陶不敢內顧私恩與  
之爭議絳終得罪夫牽顧私恩人之常情爾斷恩以  
義非知義之士不能也以此言之陶可謂徇公滅私  
之臣矣此四人者出處本末之迹如此可以知其爲  
人也就使言雖不中亦有情必無他議者或謂言事

之臣好相朋黨動搖大臣以作威勢臣竊以爲不然  
至於去歲韓絳言富弼之時介與師道不與絳爲黨  
乃與諸臺諫共論絳爲非然則非相朋黨非欲搖動  
大臣可明矣臣故謂未可以此疑言事之臣也况介  
等比者雖爲謫官幸蒙陛下寬恩各得爲郡未至失  
所其可惜者斥逐諫官非朝廷美事阻塞言路不爲  
國家之利而介等盡忠守節未蒙憐察也欲望聖慈  
特賜召還介等置之朝廷以勸守節敢言之士則天  
下幸甚今取進止

論舉諫官劄子

司馬光

宋神宗熙寧元年上

臣今日面奉聖旨令臣採訪可爲諫官者密具姓名聞奏臣辭不獲命退而皇恐默自思忖凡擇言事官當以三事爲先第一不愛富貴次則重惜名節三則曉知治體具此三者誠亦難材臣愚何足以識別賢能竊謂已試之人差爲可信伏見三司鹽鐵副使呂誨累居鹽職不畏強禦再經謫降執節不回侍御史呂景外貌和厚內守堅正見得知耻臨義不疑於臣所知之中此兩人似堪其選更乞陛下博訪衆臣裁以聖意

論孫覺令吏人書寫章疏

王安石

宋神宗時上

臣今日蒙宣諭以孫覺令吏人書論列大臣章疏臣初亦恠其不能謹密但疑此朋友所當誨責非人主所當譴怒既又反覆思惟陛下以覺爲可聽信故擢任諫官進賢退不肖自其職分所當論列雖揚言於朝以廸上心於義未爲失也但令吏人書寫章疏誠不足以加譴怒凡人臣當謹密者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未分言有漏洩或能致禍如其不密則害將及身若遭逢明主危言正論無所忌憚亦何謹密之有

乎唯有姦邪小人以枉爲直懼爲公論之所不容則  
惟恐其言之不密若得此輩在位陛下何所利乎若  
陛下疑覺有交朋黨之私招權之奸則恐盛德之世  
不宜如此魏鄭公以爲上下各存形迹則國之興廢  
或未可知若陛下不考察邪正是非而每事如此猜  
防則恐善人君子各顧其迹不敢盡其忠讜之言而  
奸邪小人得伺人主之疑以行讒慝也若陛下恐陳  
升之聞此或不安臣亦以爲不然漢高祖雄傑之主  
也然鄂千秋論相國蕭何功次而高祖不疑乃更加  
賞下不聞蕭何以此爲嫌陛下聖質高遠自漢以來

令德之王皆未有能企及陛下者每事當以堯舜三  
代爲法柰何心存末世徧咨之事乎書曰任賢勿貳  
去邪勿疑不明知其賢而任之以爲賢不明見其邪  
而疑之以爲邪非堯舜三代之道也陛下以臣爲可  
信故聖問及之臣敢不盡愚今日口對未能詳悉故  
謹具劄子以聞

臺諫言事不當問得之何人

彭汝礪

宋神宗時上

臣近論都檢正俞充及開折事初十日准中書省劄  
子奏聖旨具折上言俞充事迹得於何人聞奏者臣

不肖不足對揚陛下之命承認震恐惶然失次臣伏  
念天下之才有正則有所謂邪有賢則有所謂不肖  
人君淵居嚴密無由自察之也於是有所謂不肖  
史亦因衆人而問焉凡臣之糾擿姦慝非有毫髮爲  
其身謀也實自陛下使之衆人或爲臣言亦非有所  
欲也迫於臣之誠心而已迫以至誠而得之及有所  
畏避而暴露之復投諸罟獲陷穽之中而臣乃獲安  
焉則臣不惟不容於人亦且得罪於有司夫廢一官  
吏非足爲朝廷輕重也然官吏以漏言於臺諫而廢  
則衆皆以前車爲戒而外之是非得失無復至於臣  
輩矣以臣之昏弱不肖而使憲臣盡不得聞知外之  
是非得失將無以照燭幽暗而彌縫其空缺臣之罪  
莫甚焉臣寧自刻責不敢奉明詔充之材行如陛下  
知之爲詳則臣之罪亦自見矣凡臣所居官職皆陛  
下所予願并納以易是若營夫也願益察之錄臣論  
列非一狀御史中丞李滄率裏行黃蘆亦各有疏乞  
詢於衆及委官盡公根究如有不實則臣爲誣善爲  
殄行竄流荒遠其又何辭臣無任懇切之至

論屢罷言事官

宋哲宗時上

劉安世

臣近被聖恩擢宣諫列內惟謗薄媿無以稱尋具辭

免不蒙俞允竊伏思念陛下所以不次用臣者豈徒備三省之員爲朝廷美觀而已蓋授之以名者必求其實任之以職者必責其効故臣拜命之初未敢直指政事而首論治亂之本原人君之大體庶有以副公朝圖任之誠意盡愚臣平日之所學惟陛下毋憚煩而試聽之臣聞書稱堯之德曰稽於衆舍己從人舜戒其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傳說之復於高宗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然則古之聰明睿智之君所以能大過於

人者未有不求諫爲先務也今陛下居久安之時乘不拔之勢崇起教化修舉法度粲然追躋於三代之隆者豈有他哉亦以陛下至誠虛己首開言路故人人自竭樂告善道而天下之情無不通也然臣尚有疑者自去歲以後屢罷言事之官中外臣民不知其詳往往竊議以謂陛下好賢之志稍異於初年納諫之心漸怠於昔日臣竊憂之恭惟祖宗以來尤以臺諫爲重雖所言者未必盡善所用者未必皆賢然亦借以彈擊之權養其敢言之氣者乃所以制姦邪之謀於未萌防政令之失於未兆也今陛下深居九

重政在大臣之際固宜開廣聰明留意採納而前日  
臺諫數人相繼罷去甚者至於不究其所論之是非  
不察其所爭之當否陽餌以美遷陰奪其言責使忠  
正之臣憤懣而不能發修潔之士愧赧而不敢受若  
果出於陛下之意邪則虧損聖德不可不戒若出於  
大臣之計邪則陛下宜察其用心不過欲排天下之  
公議以快其私意而已臣竊謂姦人用事之始任臺  
諫足以折其謀至於禍胎既成雖聖賢不能救其害  
陛下視今日如何祖宗之朝而乃一聽大臣之所爲  
蔽耳目之任而挫忠義之氣非所謂慎終如始者也

臣之所以先獻此言者非謂忝列諫垣乃敢要君以  
固位也實以上關宗廟社稷安危之機下繫君子小  
人消長之漸是以反復陳列期有以感動宸衷若夫  
世俗之人指以爲嫌疑者臣固有所不避也伏望萬  
機之暇詳覽警言冀進端良容受直諫參之以公議  
持之以誠心所愛者必知其惡所憎者必知其善使  
臣下不能窺伺間隙以售其私則忠言嘉謀將繼此  
而進矣臣天賦愚直不識忌諱惟陛下察其愛君憂  
國之誠少賜留聽不勝幸甚

論臺諫言事乞明辨是非

蘇轍



臣聞孟子有言有官守者不得其官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故祖宗朝凡任臺諫言而見聽則居職言而不聽則黜罷理之必至前後悉然唯有去年臺諫論回河不當言既不從而言者皆獲美遷今年復論鄧溫伯不可任翰林承旨言既不効而言者亦蒙進職雖人臣迫於朝旨躡勉就位而中外觀望不知曲直所在爲損不細誠使朝廷偶有過舉聞善而改適足以增開納之光其或言者論事不當據法罷免亦足以示進退之公今者不辨是非一加進擢朝廷則負諱過便秘之毀臣下則被苟簡懷祿之非風俗漸成士節陵替載之史冊不爲美事臣今待罪執法才力疲軟何能發明然在職思憂不敢不勉若所言中理望陛下力賜主張行下無吝一有不當亦乞明加流竄以懲妄言唯乞勿爲隱忍苟舍之計使臣主俱受其謗不勝幸甚

乞重惜憲臺之權

宋徽宗時上

陳堯臣

臣聞天下所恃以安者朝廷之紀綱紀綱所恃以立者臺諫之風采若臺諫有所拘息受制於人而風采不存則朝廷莫之糾彈容姦於國而紀綱以壞是故

人君惜之事權不繫於官長而不拘於大臣養其志氣不挫於權豪不畏於強禦雖其人未必皆賢其言未必皆當許以風聞而貸其不實之愆納以虛懷而開其敢言之路豈徒然哉凡欲以破姦雄之膽救陵夷之患也唐文宗曰御史臺朝廷綱紀臺綱正則朝廷正朝廷正則天下理楊瑒曰糾彈之司若遭恐脇以成姦人之謀御史臺固可廢矣臣惟方今天下平治固無姦臣之足慮然間有擅權挾寵之徒肆為敗俗亂常之惡孝不足以移忠功不足以掩過內恃強援輿知以脫常刑重憲恬然自得莫敢誰何蔑視風

憲之官不趨奴僕之役若非處以私人終必視為仇怨然慮其攻已則先設隄防以拒其來聞其有言則廣行營救以反其罪不擠以今事則必中害以他非不謂在昔與我為仇則曰於今與誰為黨或以離間其君臣為辭或以踈隔其恩戚為語指切直者為沽名謂納忠者為訕上巧言令色干計百端是致發意欲彈者改遷抗章纔及者貶竄前者沉滯流落而不聊其生後者惴恐憂思而深以為戒忠義風采消萎殆盡臺臣雖備位名存實亡臣愚以謂恐非朝廷之福乃者官吏猥冗財費浮濫紹述失其本意紀綱浸

以隳弛而憲臺坐視不發天下恨之逮至陛下獨奮  
離明斷以乾健減罷裁抑一遵熙豐之舊繼又廢黜  
拱默選任臺臣中外方且鼓舞然未聞有所建明或  
卽旋行遷易天下惜之夫彈劾之職紀綱所繫當急  
先其大者譬如捕盜先其渠魁去草急在根本今使  
置其大者而言其小者是猶捨渠魁而攻疲羸留根  
本而摘枝葉適以激其怒而滋其萌是豈除惡務本  
之意乎臣恐天下紛紛籍籍者特未定也故臺臣屢  
遭恐脇則姦回無所畏憚就有特然奮勵衆必爲之  
寒心知其必踏禍機而謂不若且已雖因時薄有所

彈終不敢直肆其說至使明目張膽之士化爲結舌  
箝口之流臣恐自是積習成風人知畏避遂致姦臣  
欺蔽君上紀綱旣紊何所不爲且姦人始兆在糾劾  
而非難其惡已成雖鉄鉞而何及故治國家者平時  
宜有直言頂豸之士則久後庶無姦謀指鹿之臣陛  
下仁天廣覆智燭旁臨賞罰如寒暑號令如風雷所  
以舉直錯枉防微杜漸者固不患不至所患者姦回  
植黨牢不可破或左右先容或前後救援不能無誤  
聞聽至有逆已行之命或方頒而旋改沮必罰之威  
或朝黜而暮陞蠹國害民之事或過而復熾欺公罔

上之人或沮而復起國是動搖人心惶惑其根源有  
 在於強援與知之間而已夫擊搏之任豈人樂為公  
 議所在有不得已人孰不欲保其父母妻子孰不願  
 享其富貴安榮何事而取怨於權臣犯顏於人主耶  
 聽言之道當以事觀苟惟在已無愆則於人言何恤  
 安用預設隄防苟唯事干國體則亦何黨何仇奚事  
 廣行營救臣願陛下深惟此理上體祖宗之成憲下  
 為萬世之來規重惜憲臺之權優養直士之氣使姦  
 回必劾而無遺罪戾必罷而無赦止其防備之私緩  
 其救援之弊期出詔令應今後凡臺臣有所論列職  
 非三省而輒出位謀政與夫干請私謁拯姦護惡巧  
 為粉飾者寘之重辟庶使姦無所緣綱紀一正天下  
 幸甚

復刺史奏

朱博

漢武帝時何武為大司空又與丞相翟方進  
 共奏罷刺史置州牧應古制奏可及博奏復  
 御史大夫官又上奏

漢家至德溥夫宇內萬里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  
 州督察郡國吏民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為守相其  
 有異材功效著者輒登擢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  
 前丞相方進奏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

九卿九卿闕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姦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

### 守長數易疏

左雄

漢順帝時尚書令左雄上

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以臯陶對禹貴在知人安人則惠黎民懷之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穆禮讓以興故詩云有渰淒淒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及幽厲昏亂不自爲政褒豔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緒深谷爲陵故其詩云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又曰哀今

之人胡爲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宗周旣滅六國并秦阬儒泯典剗革五等更立郡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慎庶官蠲苛救敝悅以濟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康乂誠由玄靖寬柔克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於仄陋綜覈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輒親引見考察言行信賞必罰帝乃歎曰民所以安而無怨者政平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爲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

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爲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僞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爲威風聚斂整辦爲賢能以理已安民爲劣弱以奉法循理爲不化髡鉗之戮生於睚眦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讐稅之如豺虎監司頊背相望與同疾疢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朞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州宰不覆競共辟召

踴躍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回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斯祿薄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貧者乞家特選橫調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皆在此今之墨綬猶古之諸侯拜爵王庭輿服有庸而齊於匹豎叛命避負非所以崇憲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以爲守相長吏惠和有顯効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王命錮之終身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

法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  
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筭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  
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僞之端絕送迎  
之役損賦歛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  
各寧其所追配文宣中興之軌流光垂祚永世不刊

上封事論刺史縣令

張九齡

唐玄宗開元間上

五月二十日宣義郎左拾遺內供奉臣張九齡謹再  
拜昧死上書開元神武皇帝陛下臣所上事以臣愚  
見並當時尤切不敢飾辭伏願陛下親覽可否之宜

幸甚幸甚臣伏見以陛下自克清內難光宅天下常  
欲躋人於富壽致國於太平聖慮每勤德音屢發然  
猶黎人未息水旱爲憂臣竊伏思之有由然矣臣聞  
乖政之氣發爲水旱天道雖遠其應甚速昔者東海  
枉殺孝婦旱者久之一吏不明匹婦非命則天爲之  
旱以昭其寃況今六合之間元元之衆莫不懸命於  
縣令宅生於刺史陛下所與共理此尤親於人者也  
多非其任徒有其名致旱之由豈惟孝婦一事而已  
是以親人之任宜得其賢用才之道宜重其選而今  
刺史縣令除京輔近處雄望之州刺史猶擇其人縣

令或備員而已其餘江淮隴蜀三河諸處除大府之外稍稍非才但於京官之中出爲州縣者或是緣身有累在職無聲用於牧宰之間以爲斥逐之地或因勢附會遂忝高班比其勢衰且無他責又謂之不稱京職亦乃出爲刺史至於武夫流外積資而得官成於經義不計於有才諸若此流盡爲刺史其餘縣令以下固不可勝言蓋昨庶所繫國家之本務本務之職反爲好進者所輕承弊之人每遭非才者所擾陛下聖化從此不宣皆由不重親人之選以成其弊而欲天下和洽固不可得也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

出宰百里莫不迺有所重勸其所行臣竊恠近俗偏輕此任今朝廷卿士入而不出快其私情遂自得計何則京華之地衣冠所聚子弟之間身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勞而成一出外藩有異於此人情進取豈忘於私但立法制之不敢違耳原其本意固私是欲今大利在於京職而不在於外郡如此則智能之士欲利之心日夜營營寧肯復出爲刺史縣令而陛下國家之利方賴智能之士此輩旣自固而不行在外者又技癢而求入如此則智能之輩常無親人者陛下又未格之以法無乃甚不可乎故臣愚以爲欲理之



本莫若重刺史縣令此官誠重智能者可行正宜懸以科條定其資歷凡不歷都督刺史有高第者不得入爲侍郎列卿不歷縣令有善政者亦不得入爲臺郎給舍雖卽遠處都督刺史至於縣令以次差降以爲出入亦不得十年頻在京職又不得十年盡任外官如此設科以救其失則內外通理萬姓獲安如積習爲常遂其私計陛下獨宵衣旰食天下亦未之理也又古之選用賢良取其稱職或遙聞而辟召或一見而任之是以士修素行不圖僥倖羣小不逮亦用息心以故奸僞自止流品不雜今天下未必理於上

古而事務日倍於前誠爲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所謂末者吏部條章動盈千百刀筆之吏辨析毫釐節制搶攘溺於文墨胥徒之猾又緣隙而起臣以爲始造簿書以備用人之遺忘耳今反求精於案牘不急於人才亦何異遺劍中流而刻舟以記去之彌遠可爲傷心凡有稱吏部之能者則曰從縣尉與主簿從主簿與縣丞斯選曹執文而善知官次者也惟據其合與不合不論其賢與不肖大畧如此豈不謬哉陛下若不以吏部尚書侍郎爲賢必不授以職事尚書侍郎旣以賢而受委豈復不能知人人之難知雖自

古所慎而拔十得五其道可行今則執以格條貴於  
謹守幸其心能自覺者每選於所拔亦有三人五人  
者若又專固者則亦一人不核據資配職自以爲能  
爲官擇人初無此意故使時人有平配之議官曹無  
得賢之實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是以聖朝有何裨益  
故臣以爲選部之法弊於不變變法之易在陛下煥  
然行之假且今之銓衡欲自爲意亦限行之已久動  
必見疑遂用因循益爲浮薄今若刺史縣令精覈其  
人卽每年當管之內應有合選之色先委考其才行  
堪入品流然後送臺臺又推擇據所用之多少爲州

縣之殿最一則州縣慎於所舉必取入官之才二則  
因其吏部有成無多庸入之數縱有不仕送者妄起  
怨端且猶分謗於外臺不至誼譁於南省今則每歲  
選者動以萬計京師米物爲之空虛豈多士若斯蓋  
淪濫至此而欲仍舊致理難於改制祇益文法煩碎  
賢愚混雜就中以二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君  
子從此遺逸斯亦昭代之闕政有識者之所歎息也  
又天下雖廣朝廷雖衆而士之名賢誠可知也若使  
毀譽相亂聽受不明事將已矣無復可說如知其賢  
能各有品第每一官缺而不以次用之則是知而不

有紀  
卷之二十一  
爲馬用彼相借如諸司清要之職當用第一之人及  
要官闕時或以下等叨進以故時議無高無下惟論  
得與不得自然清議不立名節不修上善則守志而  
俟時中人則躁求而易操其故何哉朝廷若以令名  
進人士子亦以修名獲利而利之所出衆則趨焉已  
而名利不出於清修所得多歸於人事其小者苟求  
取得一變而至阿私其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  
黨斯並教化漸漬使之必然故於用人之際不可不  
第其高下若高下有次不可妄干天下士流必刻意  
修飾思齊日衆刑政自清此興衰之大端安可不察

易曰履霜堅冰至言聖人之見終始之微矣臣所言  
上刺史縣令等事一皆指實縱臣所欲變法不合時  
宜伏望更發睿圖及詢於執事作爲長算振此頽風  
使官修其方人受其福天下幸甚惟陛下聰明神武  
動以聖斷正當可爲之運未行反本之法微臣企竦  
竊有所望伏願少留宸睇稍覽愚誠必無可施行棄  
之非晚臣不勝塵露裨補之誠

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叙狀

唐德宗時上

陸贄

臣每於中夜竊自深惟朝之乏人其患有七不澄源

而防未流一也不考實而務博訪二也求精太過三也嫉惡太甚四也程試乖方五也取舍違理六也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七也夫多少相繆非嘉量不平輕重相欺非懸衡不定用之苟不得其道則王者實病而權量無尤故按名責實者選吏之權量也宰相者主權量之用也宰相之主吏猶司府之主財主吏在序進賢能主財在乎頒秩俸假使用財失節則司之者可以改易而秩俸不可以不頒主吏乖方則宰之者可以變更而賢能不可以不進其行甚易其理甚明順者命官頗異於是常以除吏多少準量宰相重

輕宰相承寵私則援引雖濫而必進宰相見踈忌則擬議雖當而罕俞是使羣材仕進之窮通唯繫輔臣恩澤之薄厚求諸理道夫謂合宜夫予奪者人主之利權名位者天下之公噐不以公噐徇喜心不以利權肆忿志不以寡妨衆不以人廢官或其阻執事而擁羣材所謂不澄源而防未流之患也經曰無以小謀亂大作無以嬖人疾莊士蓋務大者不拘於小累謀小者不達於大猷嬖者或行異於莊莊者必性殊於嬖理勢相激宜其不同進賢援能諒君子之事遏惡揚善非小人所能君子以愛才爲心小人以傷善

爲愛利而引之則近黨傷而阻之則似公近黨則不便而遽疑似公則不覆而先信是以大道每墮於橫議良才常困於中傷失士啟讒多由於此所謂不考實而務博訪之患也頃之輔臣鮮克勝任過蒙容養苟備職員致勞睿思巨細經慮每有闕官須補或緣將命藉才宰司慎擇上聞必極當時妙選聖情未愜復命別求執奏既不見從則又降擇其次如是至於再至於三所選漸高所得轉下或斷於獨見罔徇僉諧或擢自旁求不稽公議權衡失柄進取多門等差不倫聲實相反此所謂求精太過之患也臣聞棄瑕

錄用者霸王之道記過遺才者衰亂之源夫登進以懋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進而有過則示懲懲而改修則復進既不廢法亦無棄人雖纖芥必懲而才不匱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飭以恪居上無滯疑下無蓄怨俾人於變以致時雍陛下英聖統天威莊肅物好善旣切計過亦深一抵譴責之中永居嫌忌之地夫以天下士人皆求宦名獲登朝班千百無一其於修身厲行聚學蒞官非數十年間勢不能致而以一言忤犯一事過差遂從棄捐沒代不復則人才不能不乏風俗不能不偷此

所謂嫉惡太甚之患也臣聞舉錯不可以不審言行  
不可以不稽訥訥寡言者未必愚喋喋利口者未必  
智鄙樸忤逆者未必悖承順愜可者未必忠故明主  
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凡制爵祿與衆共之先論  
其材乃授以職所舉必試之以事所言必考之於成  
然後苟妄不行真實在位矣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  
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  
趣是由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  
甚精微不能無繆此所謂程試乖方之患也天之生  
物爲用罕兼性有所長必有所短材有所合亦有所

睽曲成則品物不遺求備則觸類皆棄是以巧梓順  
輪桶之用故枉直無廢材良御適險易之宜故駑驥  
無失性物旣若此人亦宜然其於行能固不兼具前  
志所謂千年一聖百年一賢者才難不其然乎夫唯  
聖人方體全德賢之爲目猶有未周且以未周之才  
彌五百年而有一造次求備曷由得人若夫一至之  
能偏稟之性則中人以上迭有所長苟區別得宜付  
授當器各適其性各宣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  
才無異但在明鑒大度御之有道而已帝王之盛莫  
盛唐虞臣佐之盛莫盛稷禹稷禹之比無非大賢然

猶各任所能不務兼備故尚書序堯舜命官自稷禹  
咎益以降凡二十二人所命典司不踰一職用能平  
九土播百穀敷五教序五刑禮樂興和蠻夷率服洎  
鳥獸魚鼈亦罔不寧蓋由舉得其人任得其所鑒擇  
付授審之於初不求責於力分之外不沮撓於局守  
之內是以事極其理人盡其材君垂拱於上臣濟美  
於下功焯當代名施無窮及其失也則升降任情首  
末異趣使人不量其器與人不由其誠以一言稱愜  
爲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爲咎而不考忠邪其  
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違忤則責望過

當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  
無定分此所謂取捨違理之患也今之議者多曰內  
外庶官久於其任又曰官無其人則闕之是皆誦老  
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守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  
徒眩聰明以撓理化古者人風旣朴官號未多但別  
愚賢匪論資序不責人以朝夕之效不計事以尺寸  
之差不以小善而褒升不以一眚而罪斥故虞書二  
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則必俟九年方有進退然  
其所進者或自側微而納於百揆雖久於任復何病  
哉漢制部刺史秩六百石郡守秩二千石刺史高第

者卽遷爲郡守郡守高第者卽入爲九卿從九卿卽入爲相相國是乃從六百石吏而至台輔其間所歷者三四轉耳久在其任亦未失宜近代建官漸多列級逾密今縣邑有七等之異州府有九等之差同謂省卽卽有前中後行郎中員外五等之殊並稱諫官則有諫議大夫補闕拾遺三等之別洎諸臺寺率類於斯悉有常資各須循守若依唐虞故事咸以九載爲期是宜高位常苦於乏人下僚每嗟於白首三代爲理損益不同豈必樂於變易哉蓋時勢有不得已也至如鯀陞洪水績用靡成猶終九年然後殛竄後

代設有如鯀之比者豈復能九年而始行罰乎臣故知其必不能也行罰欲速而進官欲遲以此爲稽古之方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頃者臣因奏書論及內外序遷陛下乃言舊例居官歲月皆久朕外祖曾作秘書少監一任經十餘年董晉將順睿情遂奏云臣於大曆中曾任祠部司勳二郎中各經六考陛下之意頗爲宜然以臣蠢愚實有偏見凡徵舊例須辨是非是者不必渝非者不必守況於舊例之內自有舛駁之異哉先聖之初權臣用事其餘除授類多徇情有一月屢遷有積年不轉迨至中歲君臣猜嫌始



務優游百事凝滯其於選授尤所艱難始以頗僻失  
平繼以疑阻成否至使彞倫闕叙庶位多淹是皆可  
懲曷足爲法夫覈才馭吏有三術馬一曰拔擢以旌  
其異能二曰黜罷以糾其失職三曰序進以謹其守  
常如此則高課者驟升無庸者亟退其餘績非出類  
守不敗官則循以常資約以定限故得殊才不滯庶  
品有倫而議者暗於通理一槩但曰宜久其任得非  
誦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者乎夫列位分官緝熙  
帝載匪唯應務兼亦養才是以職事雖有小大閒劇  
之殊而俱不可曠缺者蓋備於時而用耳故記曰天

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唯經邦贊國之任則非有  
盛德不可以居故記曰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  
人議者昧於明徵一槩但曰官無其人則闕得非守  
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者乎今內外羣官考深合  
轉陛下或言其已有次第湏且借留或謂其未著功  
勞何用數改是使循默者旣以無聞而不進著課者  
又有成績而見淹雖能否或差而沉滯無異人之從  
官積小成高至於內列朝行外登郡守其於更歷多  
已長年孜孜慎脩計日思進而又淹逾考限亟易星  
霜顧懷生涯能不興歎殊異登延之義且垂勸厲之

方夫長吏數遷固非理道居官過久亦有弊生何者時俗常情樂新厭舊有始卒者其唯聖人降及中才卒能無變其始也砥勵之心必切其久也因循之意必萌加以盈無不虧張無不弛天地神化且難常全人之所爲安得皆當是以分分而度至丈必差銖銖而稱至鈞必謬蒞職既久寧無咎愆或爲奸吏所持或坐深文所糾偶以一跌盡隳前功至使理行不終能名中缺豈非上失其制而推致以及於斯乎故聖人愛人之才慮事之弊採其英華而使之當其茂暢而獎之不滯人於已成之功不致人於必敗之地是

以銳不挫而力不匱官有業而事有終遷轉甚速則人心苟而職業不固甚遲則人心怠而事守浸衰然則甚速與甚遲其弊一也陛下俯徇浮議謂協典謨久次當進者旣曰務欲且留缺員須補者復曰官不必備則才彥何由進益理化孰與交修此所謂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之患也伏惟陛下憂勤務理夢想思賢體陶唐有虞聰明之德以敷求法太宗天后英邁之風以拔擢然而得人之盛尚愧前朝底又之功未光當代良以七患未去三術未行而又睿察太深宸嚴太峻常人才噐曷副天心故雖獲超升亦驟從黜

廢人物殘瘁抑斯之由臣以竊位屬當序才懼曠庶  
官亟瀆宸扆凡除吏者非謗刺之所生必怨咎之所  
聚宰臣獲戾多起於茲屢屢上千何所爲利但以待  
罪鈞轄職思其憂兼迫於感恩願效之誠不得不冒  
昧言之耳其於裁擇用捨惟陛下圖之謹奏

論重內輕外

宋真宗時上

張知白

臣竊覽方冊見唐虞之制立四嶽十二牧百工允釐  
百揆時叙又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漢史載宣  
帝爲明盛之主美其任人責成知王道之根本常曰  
與我共治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斯言也傳示不朽後

之人孰不稱頌哉國家受命上穹光啓鴻業順考古  
道增崇慶基陛下聽政之初愛民在念煥彼宸範垂  
爲政經授之守臣俾治黔首斯固踵唐虞之盛而稱  
首於百王矣昔唐李嶠嘗云安人之方須擇郡守竊  
見朝廷重內官輕外任每除牧伯皆避命致訴比遣  
外任多是貶累之人風俗不澄實由於此望於臺閣  
妙選賢良分典大州共康庶績臣請輟近侍率先庶  
僚鳳閣侍郎韋嗣立因而請行遂令以本官出領州  
郡伏見江浙州郡方切擇人苟有缺員俾之承乏臣  
雖不肖願繼前修矧唐年非遙故事仍在倘以爲允

乞舉而行

論轉運得人許自擇知州

范仲淹

宋仁宗時上

臣竊見古者內置公卿士大夫助天子司察天下之政外置岳牧方伯刺史觀察使採訪使統領諸侯守宰以分理之內外皆得人未有天下不大治者也今轉運按察使古之岳牧方伯刺史觀察採訪使之職也知州知縣古之諸侯守宰之任也內官雖多然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唯守宰最要耳比年以來不知選擇非才貪濁老懦者一切以例除之以一縣觀一州

一州觀一路一路觀天下則率皆如此其間縱有良吏百無一二使夫賦稅不得均獄訟不得平水旱不得救盜賊不得除民既無所告訴必生愁怨而不思叛者未之有也民既怨叛姦雄起而收攬之則天下必將危矣今民方怨而未甚叛去宜急救之救之之術莫若守宰得人欲守宰得人請召二府通選轉運使如不足許權擢知州舉既得人即委逐路自擇知州不任事者奏罷之仍令權擢募職官如是行之必舉皆得人凡權入者必俟政績有聞一二年方真授之雖以精擇尚慮有不稱職者必有降黜直俟人

稱職而後已仍令久其官守勿復數易其有異政者宜就與升擢之若然官修政舉則天下自無事矣朝廷唯總其大綱而振舉之可也

論轉運所按吏不更令提刑體量 歐陽修

宋仁宗時上

臣近見淮南按察使邵飾奏為體量知潤州席平為政不治及不教閱兵士等朝廷以飾為未足信又下提刑司再行體量臣竊以轉運提刑俱領按察然朝廷寄任重者為轉運其次乃提刑爾今寄任重者言事反不信又質於其次者而決疑臣不知邵飾果是

不與不才可信與不可信如不才不可信則一路數十州事豈宜委之若果才而可信又何疑焉又不知為提刑者其才與飾優劣如何若才過於飾尚可取信萬一不才於飾見事相背却言席平為才邵飾合有罔上之非矣若反以罪飾臣料朝廷必不肯行若捨飾與席平俱不問則善惡不辨是非不分況席平曾作臺官立朝無狀只令制勘亦不能了尋為御史中丞以不才奏罷朝廷兩府而下誰不識平其才與不才人人盡知何必更令提刑體量然後為定今外議皆言執政大臣託以審慎為名其實不肯生事而

不糾  
當怨須待言事者再三陳狀使被黜者知大臣迫於  
言者不得已而行只圖怨不歸已苟誠如此豈有念  
民疾苦澄清官吏之意哉若無此意是好疑不決則  
尤是朝廷任人之失自去年以爲轉運使不察官吏  
特出詔書加以使名責其按察使依稟詔書  
舉其本職又却疑而不聽今後朝廷命令誰肯信之  
凡任人之道要在不疑寧可艱於擇人不可輕任而  
不信若無賢不肖一例疑之則人各心闌誰肯辦事  
今邵飾言一不才顯者所貴朝廷肯行然後部下振  
竦官吏畏服今反爲朝廷不信却委別人則飾之使

威誰肯信服飾亦慙見其下今後見事不若不爲不  
獨邵飾一人臣竊聞諸處多有按察官吏皆爲朝廷  
不行人各嗟慙以謂任以事權反加沮惑朝廷之意  
不可諭也伏望聖慈特勅其邵飾所奏特與施行又  
令今後按察使奏人如不才老病灼然不疑者不必  
更委別官示以不信所貴不失任人之道而令臣下  
盡心取進止

請置諸路按察使

歐陽修

宋仁宗時知諫院歐陽修上

臣伏見天下官吏員數極多朝廷無由徧知其賢愚

善惡審官三班吏部等處又只主差除月日人之能  
否都不可知諸路轉運使等除有賊吏自敗者臨時  
舉行外亦別無按察官吏之術致使年老患病者或  
懦弱不才者或貪殘害物者此等之人布在州縣並  
無黜陟因循積弊冗濫者多使天下州縣不治者十  
有八九今兵戎未息賦役方煩百姓嗷嗷瘡痍未復  
揀其疾苦擇吏爲先臣今欲乞特立按察之法於內  
外朝官中自三丞以上至郎官中選強幹廉明者爲  
諸路按察使自來雖差安撫使緣管他事不專按察  
今請令進奏院各錄一州官吏姓名爲空行簿以授  
之使至州縣遍見官吏其公廉才幹明著實狀及老  
病不才顯有不治之迹者皆以朱書於姓名之下其  
中才之人別無竒效亦不至曠敗者則以墨書之又  
有雖是常材能專長於一事亦以朱書別之使還具  
奏則朝廷可以坐見天下官吏賢愚善惡不遺一人  
然後別議黜陟之法如此足以澄清天下年歲之間  
可望致治只勞朝廷精選二十許人充使別無難行  
之事取進止

乞置諸路按察第二狀

歐陽修

右臣近曾上言爲天下官吏冗濫者多乞遣使分行

按察昨日竊覩降勅下諸路轉運使司今兼按察使竊以轉運使自合察舉本部官吏今若特置使名更加約束則於常行之制頗爲得宜必欲救弊於時則未盡善且臣初乞差按察使者蓋欲朝廷精選強明之士竊聞朝議以所選非人故不遣使今所委轉運使豈盡得人乎其間昏老病患者有之懦弱不材者有之貪贓失職者有之此等之人自當被劾豈可更令按察其間縱有材能之使又以幹運財賦有米鹽之繁供給軍需有星火之急旣不暇遍走州縣專心察視則稽遲鹵莽不得無之故臣謂轉運使兼按察

使不材者旣不能舉職材者又不暇盡心徒見空文恐無實效在於事體不若專遣使人伏自兵興累年天下困窮饑荒疲瘵旣無力以賑救調斂科率又無由以減省徒有愛民之意絕無施惠之方若但能逐去冗官不令貪暴選用良吏各使撫綏惟此一事及民最切苟可爲人之利何憚選使之勞况自近年累遣安撫豈於今日頓以爲難今必恐三丞至郎中內難得其人卽乞且依前後安撫於侍從臣寮及臺官館職中選差十數人小處路分兼察兩路其侍從臣寮仍各令自辟判官分行採訪國臣前來起請事件



施行其轉運兼按察使若能精選其人亦乞著令爲今後常行之制臣伏思從來臣寮非不言事朝廷非不施行患在但著空文不責實効故改更雖數號令雖煩上下因循了無所益今必欲日新求治革弊救時則須在力行方能濟務臣所言者生民之急天下之利也不徒畧行一二分以塞言責而已伏望留意詳擇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再論按察官吏狀

歐陽修

右臣自初忝諫官於第一次上殿日首曾建言方今天下凋殘公私困急全由官吏冗濫者多乞朝廷選

差按察使糾舉年老病患賊污不材四色之人以行澄汰仍具陳按察之法條目甚詳如臣之議蓋欲使使者四出而天下悚然知朝廷有賞善罰惡之意然後按文責實其惡者黜其善者升中材之人盡使警勵凡臣所言者乃所以救民急病革數十年蠹弊之事若非遭逢聖主銳意求治之時上下力行之不可也柰何議者憚於作事惟樂因循祇命諸路轉運使就兼其職命出之日外論皆謂諸路之中貪賊如魏兼老病如陳杲穢惡如錢延年庸常齷齪如袁抗張可久之輩盡爲轉運使司自是可黜之人必然能舉

職臣亦具論奏其議格而不行按察空名今遂寢廢生民蠹病日益可哀伏見陛下聖德日新憂心庶政近發手詔督勵宰輔然天下之事積弊已多如治亂絲未知頭緒欲事事改更則力未能周而煩擾難行欲漸漸整頓則困弊已極而未見速效臣謂如欲用功少爲利溥及民速於事功則莫若精選明幹朝臣十許人分行天下盡籍官吏能否而升黜之如臣前所陳者而後可臣聞治天下者如農夫之治田不可一槩也蒿萊蕪穢久荒之地必先力加墾闢芟除待其成田然後以時耘耨冗濫之官蕪穢天下久矣必

先力行澄汰待其百職粗治然後精選有司常令糾舉今特遣之使如久荒而芟闢也轉運兼按察乃以時而耘耨者耳寬猛疾徐各有所宜也漢時刺舉唐世黜陟使考課使之類歲歲遣出祖宗朝亦有考課院蓋按察升黜古今常法非是難行之異事也方今言事者多以高論見棄或以有害難行如臣所言只是選十餘人明幹朝臣察視官吏善惡灼然有迹易見者著之簿籍朝廷詳之黜其甚者耳臣自謂於論不爲甚高行之有利無害然尚慮高議者未以爲然謹條陳冗官利害六事以明利溥効速而可行不疑

伏望聖慈特賜裁擇如有可採乞早施行一曰去冗官則民之科率十分減九臣伏見兵興以來公私困弊者不惟賦歛繁重全由官吏爲姦每或科率一物則貪殘之吏先於百姓而刻剥老繆之吏恣其群下之誅求朝廷得其一分姦吏取其十倍民之重困其害在斯今若去此四色冗官代以循良之吏事隨便宜絕去騷擾使民專供朝廷實數科率免却州縣分外誅求故臣謂於民力十分減九也比於別圖減省細碎無益者其利溥矣二曰不材之人爲害深於賊吏國家之法除贓吏因民告發者乃行之其他不材

之人大者壞州小者壞縣皆明知而不問臣謂凡贓吏多是強黠之人所取在於豪富或不及貧弱不材之人不能馭下雖其一身不能乞取而恣其群下共行誅剥更無貧富皆被其殃爲害至深縱而不問故臣尤欲盡取老病繆懦者與贓吏一例黜之三曰內外一體若外官不澄則朝廷無由致治今朝廷雖有號令之善者降出外方若落四色冗官之手則或施設乖方不如朝廷本意反爲民害或稽滯廢失全不施行而又無糾舉棄作空文若外邊去却冗官盡得良吏則朝廷所下之令雖有乖錯彼亦自能回改或

執奏更易終不至爲大害是民之得失不獨上賴朝廷全繫官吏善惡以此而言冗官豈可不去四曰去冗官則吏員清簡差遣通流今天下官有定員而入仕之人無定數既不黜陟冒濫者多差遣不行賢愚同滯每有一闕衆人爭之爭得者無庶耻之風不得者騰怨嗟之口濫官之弊近古無之今若擇四色冗官去之則待闕之人可無怨滯五曰去冗官則中材之人可使勸懼今天下官吏豈必盡是不材蓋爲朝廷本無黜陟善惡不分今若見國家責實求治逐一人人精別則中材之人皆自勉強不敢因循雖有貪殘亦須斂手六曰去冗官則不過朞月民受其賜方今朝廷雖有愛念疲民之意然上下困乏必未有餘力廣惠及民若但去冗官則民受速賜蓋臣常見外處州縣每一繆官替去一能者代之不過數日民已歌謠今若盡去冗濫之吏而以能吏代之不過朞月民卽受賜此臣所謂及民速於事切者也

乞罷提舉官

司馬光

宋哲宗元祐元年上

臣聞書稱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臣少時見天聖中諸路止各有轉運使一員亦無提點刑獄惟河

北陝西以地重事多置轉運司兩員然朝廷必擇朝  
士累任知州有聲迹曉錢穀者乃得爲之未嘗輕以  
授人凡一路之事無所不總使按察司官吏薦賢發  
姦愛養百姓興利除害或朝廷有本路事務未能細  
知利害者則委之相度措置當是之時官少民安事  
無不舉公私饒樂海內晏清景祐初始復置提點刑  
獄其後或時置轉運判官以其冗長害事尋復廢罷  
自王安石執政以來欲力成新法諸路始置提舉官  
常平廣惠農田水利官其後每事各置提舉官皆得  
按察官吏事權一如監司又增轉運副使判官等員

數皆選年少資淺輕俊之士爲之或通判知縣監當  
資序及選人以權發遣處之有未嘗歷親民卽爲監  
司者能順己意則不次遷擢小有乖違則送審官院  
與合入差遣更加責降彼年少則歷事未多資淺則  
衆所不服輕俊則舉措率易歷事未多故措置百事  
往往乖方衆所不服故依勢立威以行號令舉措率  
易故慮事不熟壞法害民又利祿誘於前罪戾俟於  
後由是往往上不顧國家事體下不恤百姓怨咨止  
務希合以圖進取致今日天下籍籍如此皆由此來  
也陛下幸念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知元元困窮於國

家非便欲救而安之詔青苗錢不得抑配免役錢寬  
剩不得過二分竊聞諸路提舉官州縣猶有於春首  
抑配青苗錢勒百姓供情願狀別作名目占免役寬  
剩錢但取文具而已如此則朝廷號令廢格不行於  
臣下恩澤壅塞不被於黎民徒存空文何以爲政臣  
聞去草者絕其本救水者回其源提舉官者乃病民  
之本原也陛下必欲蘇息疲瘵乞盡罷諸路提舉官  
其轉運使除河北陝西河東外餘路只置使一員判  
官一員提點刑獄分兩路者合爲一路共差文臣兩  
員凡本路錢穀財用事悉委轉運司刑獄常平兵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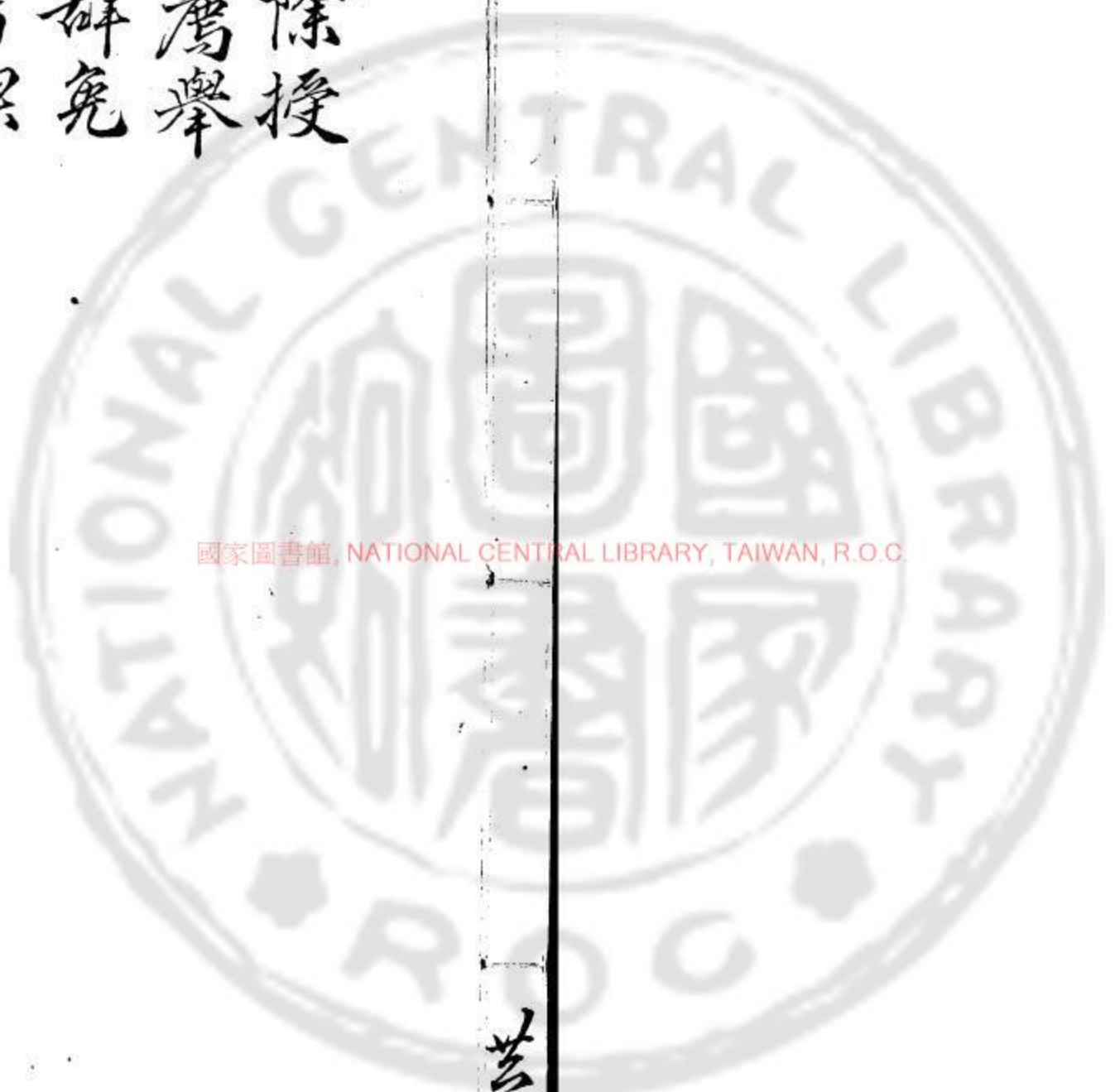
賊盜事悉委提點刑獄管勾仍選知州已上資序累  
經親民差遣所至有政迹聰明公正之人方得爲監  
司聰明則知官吏賢不肖公正則黜陟無私部下官  
吏旣皆得人事務安有不幹集百姓安有不富庶此  
乃國家鎮撫四方之本也若以提舉官累年積蓄錢  
穀財物不少恐轉運司一旦得之妄有耗散卽乞盡  
椿作常平倉錢物委提點刑獄一面交割主管依常  
平倉法謹俟穀價賤糴貴糶及準備災傷賑貸其餘  
不得支用若轉運司委的窘乏須至乞那常平錢物  
者必須具數先奏朝廷得旨乃得移牒支撥若以監

司數少路分濶遠處巡歷及管勾不便卽乞只依舊法每歲徧巡諸州更不徧巡諸縣自非切要大事朝廷不令監司親往勾當只令選差本部官除司理司法縣尉獨員監當之類舊條不許差出外其舊條不得隔州差遣人勾當差及被差之人皆有罪新條諸州管勾官及主簿當給散月分不得差出之類指揮乞更不施行所貴監司有官可差幹得事務若遇有賊盜乞朝廷只委提點刑獄差官或行移文字監督捕盜官捉殺察其不稱職及有可以代之者先令權試職仍奏乞替換許一而相度賊盜強弱立賞錢數目其捕盜官若立功許隨功大小保明乞轉官及升差遣或減年磨勘朝廷更不下刑部磨勘詰難任滯臨時詳酌恩澤直賜指揮賊盜自然無不敗獲不須令親出入監逐捉殺於事無益如此則監司巡歷管勾職事簡要易爲辨集取進止

荆川右編 三十

吏

除授 薦舉 辭免 考課 吏役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共三十



荆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三十

吏二

除授論進獻瓜果人不當擬官狀

上唐德宗

陸贄

又論進瓜果人不當擬官狀

陸贄

論解蕭復狀

上德宗

陸贄

又答論蕭復狀

上德宗

陸贄

論呂夷簡僕人不當受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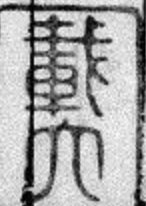
上宋仁宗

歐陽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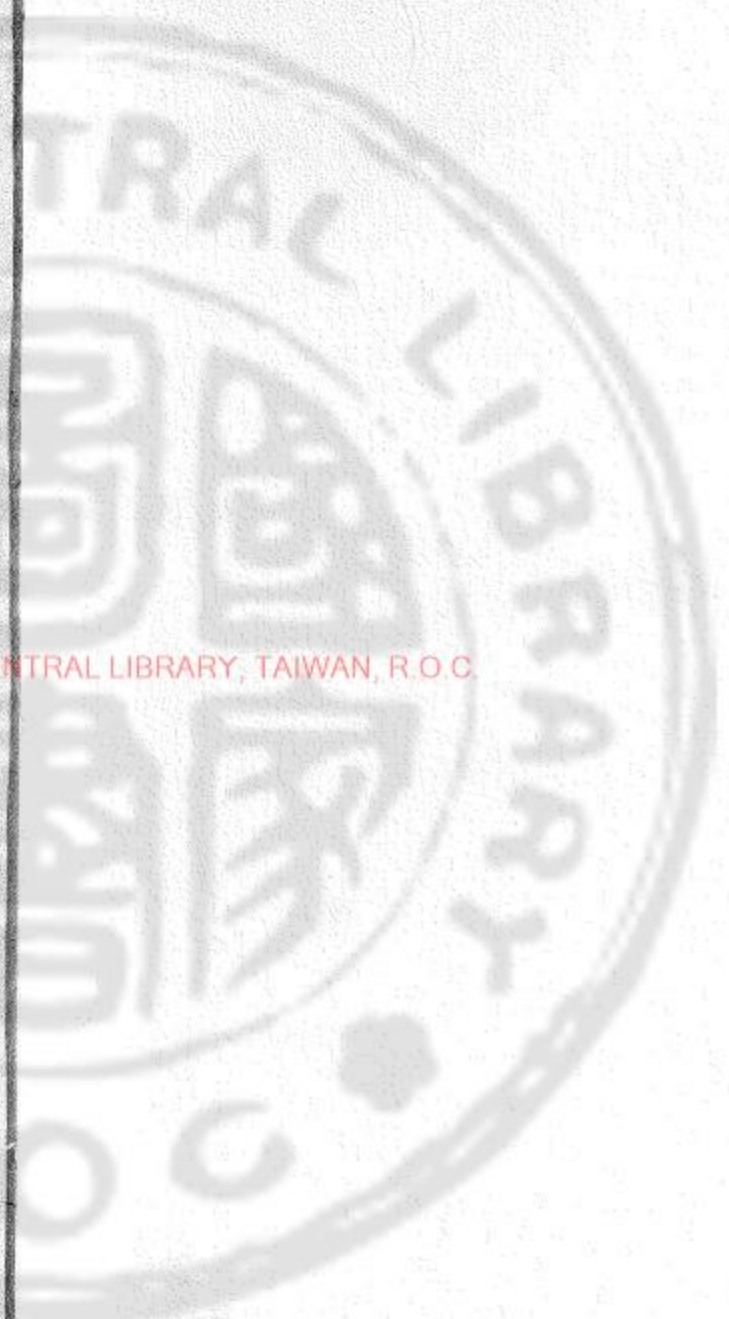
論劉式罪狀不當轉官

上仁宗

蔡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論程顥顧臨不當罷去 上仁宗

呂公著

論包拯不當代宋祁為三司使

上仁宗

歐陽脩

論郭昭選等不當除閤職 上英宗

司馬光

論張載不當遣按獄 上神宗

程顥

繳李定詞頭疏 上神宗

蘇頌

論胡宗愈不宜除尚書左丞 上哲宗

劉安世

論安燾敕不送給事 上哲宗

劉摯

乞追還安燾等告命及施行官吏罪

上哲宗

劉摯

薦舉薛宜疏 上漢成帝

補 谷永

薦公孫光等疏 上哀帝

補 王嘉

薦伏湛疏 上光武

補 杜詩

薦吳良疏 上明帝

補 東平主蒼

薦劉愷疏 上安帝

補 陳忠

薦黃瓊李固疏 上順帝

補 郎顥

薦胡廣疏 上順帝

補 史敞

薦孟嘗疏 上桓帝

補 楊喬

選舉疏論長官擇其屬 上唐高宗

魏玄同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上德宗

陸贄

請乞免兼舉臺官 上宋仁宗

歐陽脩

論兩制以上罷舉轉運使副省府推判官

等 上仁宗

歐陽脩

薦包拯等四臣 上仁宗

歐陽脩

薦王安石呂公著 上仁宗

歐陽脩

乞六部長貳自舉屬寮 上神宗

曾鞏

辭免 辭大郡疏 上漢光武

補 杜詩

辭東郡太守疏 上和帝

補 黃香

陳情表 上晉武帝

補 李密

代滕甫辨謫乞郡劄子 上哲宗

蘇軾

課 論考課疏 上魏明帝

杜恕

校考宰相而下疏 上唐穆宗

李渤

請行百官考績 上宋太祖

趙普

議責成 上高宗

李綱

官法上論考課 上孝宗

葉適

定刑賞以別貪廉 上元成宗

鄭介夫

吏役 論吏胥 上宋孝宗

葉適

荆川先生右編卷三十

都察院僉都御史毘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夷二

論進獻瓜果人不當擬官狀

陸贄

唐德宗興元間上

右欽淑奉宣聖旨自發洋州已來累路百姓進獻果  
子胡瓜等雖甚微細且有此心今擬各與散試官卿  
宜商量可否者伏以爵位者天下之公器而國之大

右綱 卷之三十一  
柄也唯功勳才德所宜處之非此二途不在賞典恒  
宜謹惜理不可輕若輕用之則是壞其公器而失其  
大柄也器壞則人將不重柄失則國無所持起端雖  
微流弊必大緣路所獻瓜果蓋是野人微情有之不  
足光聖猷無之不足虧至化量以錢帛爲賜足彰行  
幸之恩饋獻酬官恐非令典謹奏

又論進瓜果人不當擬官狀

陸贄

右欽淑齋中書所與進瓜果人擬官狀示臣仍奉宣  
聖旨朕所到處欲得人心喜悅試官虛名無損於事  
宰臣已商量進擬與亦無妨者臣愚以謂信賞必罰

霸王之資輕爵褻刑衰亂之漸信賞在功無不報必  
罰在罪無不懲非功而獲爵則爵輕非罪而肆刑則  
刑褻爵賞刑罰國之大綱大綱或焚萬目皆弛雖有  
善理末如之何天寶季年嬖倖傾國爵以情授賞以  
寵加天下蕩然紀綱始紊逆羯乘釁遂亂中原遣成  
歲增策勳日廣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興焉  
職員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青朱雜沓於胥  
徒金紫普施於輿阜薰蕕無辨涇渭不分二紀于茲  
莫之能整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  
若又自棄將何勸人聖旨以爲試官虛名無損於事

臣伏恐陛下思之未熟偶有是言儻或謂之信然臣竊以爲過矣夫立國之道惟義與權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爲重利近實而於德爲輕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者則存乎其義至於叅虛實揣輕重並行而不傷迭用而不悖因衆之欲度時之宜消息盈虛使人不倦者則存乎其權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誕謾而人情不趨故國家之制賞典錫貨財賦秩廩所以彰實也差品列異服章所以飾虛也居上者必明其義達其變相須以爲表裏使人日用而不知則

爲國之權得矣謹按命秩之載於甲令者有職事官焉有散官焉有勲官焉有爵號焉雖以類而分其流有四然其掌務而授俸者唯繫於職事之一官以序才能以立賢德此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勲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以叙崇貴以甄功勞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其實利者也虛實交相養故人不瀆賞輕重互相制故國不廢權今之員外試官頗同勲散爵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員然而突銛鋒排患難者則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效者又以是酬之其爲用也可謂重矣今或捧瓜一

器挈果一盛亦授試官以酬所獻則彼突鈇鋒而竭筋力者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瓜果草木也視人如草木誰復爲用哉且員外試官無俸祿之資無攝管之柄無見敬之貴無免役之優唯假空名以籠浮俗浮俗所以若存若亡而未甚厭棄者徒以上之所惜耳今陛下若又輕用之以爲無損於事人悟斯旨復何賴焉後之立功曷用爲賞陛下若欲賞之以職事則官員有限而勳伐無窮固不勝其用矣陛下若欲賞之以貨財則人力已殫而帑藏皆匱

固不克其費矣旣未有實利以崇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人無藉焉何以爲國且植瓜種果多是野人貧者所資唯在衣食假以冗號亦奚用焉必欲使之歡欣不如厚賞錢帛人不失利國不失權各得所宜兩全其實何有不可固傷大猷願留睿思更少詳度謹奏

論解蕭復狀

唐德宗興元中上

陸贄

右欽叙齋蕭復表示臣兼奉宣聖旨朕比緣李懷光兇狂權且就此迴避山南旣與京畿接近指麾兵馬日望收城今蕭復勸朕令幸江陵表狀之中張皇頗

甚朕不會其意昨問從一從一亦甚驚怪不知事由  
蕭復奏事官李克戩適喚對共語亦似不是純良此  
人莫是李承昭家子弟否卿宜審看蕭復表中意趣  
斟酌奏來者臣伏覩其表兼揣其情蓋以遠路傳聞  
事多失實大臣獻納務且竭誠雖有過當之虞失中  
之策但宜勿用不足爲尤何則駐蹕奉天迤難已甚  
况又不駐艱危可知蕭復備位樞衡奉使宣撫忽聞  
變故寧免驚憂梁岷之間窮隘特甚輦輓攸止資奉  
實難凡在戀主之誠各懷後后之志是以延賞奉迎  
於西蜀韓滉望幸於東吳此乃臣子之常情古今之

通禮蕭復所請亦類於斯事雖非宜意則可恕李克  
頃任御史臣嘗與之同僚其人是故福建觀察使李  
猗之男共承昭房從已遠才頗通敏性亦溫恭宗族  
之中足稱佳器伏願更廣詢訪方驗臣言不誣謹奏  
又答論蕭復狀

陸贄

右欽淑奉宣聖旨卿所奏蕭復事朕已具悉假使更  
無別意終是不識事宜更令巡行諸道轉恐事多乖  
失緣孟皞年老今欲除蕭復爲福建觀察使便令赴  
任去就亦應得所卿意以爲何如者伏以將相之任  
所委皆崇中外迭居亦是常理然君臣有禮進退不



可以不全理體有宜本末不可以不稱頃盜興都邑  
駕適郊畿陛下悔征賦之殷繁念黎元之困悴誕降  
慈旨深示憫傷特遣大臣普詢疾苦本期還報將議  
優蠲衆情顛顛日望上達今若未終前命遽授遠藩  
則是膏澤將布而復收渙汗已發而中廢事旣失望  
人何以觀斯乃進退之禮不全本末之宜不稱謂爲  
得所臣實疑之儻慮處事乖方不欲淹留在外則當  
諭以詔旨促其歸程遠近巡歷未周但令副使分往  
待其復命親訪物情革弊垂恩用符德號使務旣畢  
能否益彰徐擇所宜以圖進退庶於事體允得厥中

謹奏

論呂夷簡僕人不當授官

歐陽脩

宋仁宗慶曆三年上

臣伏見國家每出詔令常患官吏不能遵行不知患  
在朝廷自先壞法朝廷不能自信則誰肯信而行之  
然多因小人僥倖而不加抑絕所與之恩雖少所損  
之體則多臣聞去年十月中曾有臣寮上言乞今後  
大臣廝僕不得奏薦班行勅旨頒下纔三四月已却  
用呂夷簡僕人袁宗等二人爲奉職夷簡身爲大臣  
壞亂陛下朝政多矣苟有利於其私雖敗天下事尚

無所顧况昔爲陛下惜法但朝廷自宜如何今一法  
纔出而爲大臣者生議之則其次臣寮僕人豈可不  
與不與則是行法有三與之則近降勅旨今後又廢  
有司爲陛下守法者不思國體且徇人情或云二僕  
得旨與官在降勅前奈何授官在降勅後凡出命令  
本爲釐革前弊法家以後勅衝前勅奉袁宗等雖曾  
得旨而未授命之間已該新制自合釐革夷簡不能  
止絕而恣其倖求朝廷又不舉行近勅而自隳典法  
今後詔令何以遵行其袁宗等伏乞特追奉職之命  
別與一軍將之類閑慢名目足示優恩不可爲無功  
之臣私寵僕奴而亂國法取進止

論劉式罪狀不當轉官

蔡襄

宋仁宗時上

臣伏見中書提點五房公事金部員外郎劉式年滿  
合該例轉官賜紫入轉運資序知州者切以劉式本  
自賤微因緣入仕頗倚事勢竊弄威權臣略條一二  
事以明劉式奸狡之狀明道初脩葺內庭固無勞効  
僥求名目改轉朝官景祐之間輒求外補宰臣留而  
不遣姪男特授齋郎非例推恩事權愈重慶曆二年  
守當官周卞偷竊空字勅黃僞作祠部流散諸處貨

賣極多周卞事發之後劉式與本房堂後官張用和方始陳首舉覺及開封府按成之日懼見錄問別有干連上下通情奏請周卞更不錄問直命棄市豈有中書吏人陰結大臣誣罔聖聰回換刑獄又有守當官荆杞爲婺州客人徐昞進伏乞分家產荆杞僞作內降劄子取受昞錢一千餘貫事將覺發荆杞殺徐昞父子三人切見天聖中守闕人吏馬宗壽寫造僞勅下禮部補蘇上達克齋郎事發提點五房公事張仁惠有不覺察罪降知光化軍堂後官李昭度降授齊州監當本房手分並皆除出去年劉式不覺察周卞荆杞僞造殺人其罪甚重蓋緣當政大臣曲爲庇護並只罰贖仍舊守職不復磨勘依例轉官伏見轉運提點刑獄不覺部下官吏取受並降移差遣今來人吏纔八十員劉式不覺察苟免過愆若更例與優恩出典大郡不惟小人僥倖何以激勸將來其劉式伏乞朝廷更不轉官特責降監當以表朝廷之清明不容儉人干託之罪

論程顥顧臨不當罷去

呂公著

宋仁宗時上

臣聞臯陶陳謨以知人爲難孟子論道以知言爲要

所謂知人則哲能官人何憂乎驩兜何畏乎巧言令色孔任者知人也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道辭知其所窮者知言也故曰帝王之德莫大乎知人而成敗之機在於察言是以堯舜在上明目達聰詢四岳以難壬人命納言以聖讒說使惡直醜正者

下之俗服讒蒐慝者不能遷

人主之意穆而朝廷清明權歸於上而天下無陛下擢在樞府申謝日不敢縷陳細條判別忠邪之道嘗謂陛下勵精爲治十年不大政事日欲增葺而朝廷之間邪說尚勝

大抵小人之害君子必求要切之語以中之使之不能自解方朝廷脩政法度之初凡在朝野孰無論議陛下聖度兼包豈嘗記錄而小人賊害指目未已苟昔有異同之論而今不爲言者所容則必指以爲沮壞法度之人不可復用非陛下加意省察則端人良士類遭排格當時粗陳此語陛下頗賜開納近日除顧臨開封府推官程顥判武學縉紳聞之皆以爲顯昔任御史嘗有所言陛下不以爲過而稍用之意朝廷用人不終遺棄必將傳之四方士人無不欣仰然命下數日復因言者而罷去則知臣所陳者其風猶

未殄也臣實不佞嘗爲一二識者私道陛下盛德竊以爲陛下春秋萬盛履崇高之位操生殺之柄而記人之功忘人之過極天地山海之量此羣下所以愛戴而人人願立於朝矣小大之臣雖姦回類僻如鄧綰者猶降責不踰年遽復侍從授以方面則是盛明之世本無棄絕之人邪正賢不肖亦未易以一言而定也臣愚以謂今日公卿士夫嘗於朝廷法令有所可否然其愛君許國之心愈久而益明者甚衆其唱和雷同承遞附會而姦言汚行卒爲陛下所照者蓋亦不少然則人固未易知而士亦不可忽也况如顯者陛下早自知之其立身行已素有本末講學論議久益疏通且其在言路日時有論列皆辭意忠厚不失臣子之體使得復見用於盛世其奮身報國未必在時輩之後兼所除武學差遣亦未爲仕宦之要津而小人斷斷必以爲不可者直欲深梗正路廣沮善人其所措意非特二人而已臣區區所慮者讒說殄行之徒日以熾盛而守正向公之士愈難自立其於聖政不爲無損臣受恩與常人不同苟有所當言不敢顧避緘默以負陛下優遇唯陛下幸察

論包拯不當代宋祁爲三司使

歐陽脩

宋仁宗時上

臣聞治天下者在知用人之先後而已用人之法各有所宜軍旅之士先材能朝廷之士先名節軍旅主成功惟恐其不趨賞而爭利其先材能而後名節者亦勢使之然也朝廷主教化風俗之薄厚治道之污隆在乎用人而教化之於下也不能家至而諄諄諭之故常務尊名節之士以風動天下而聲勵其媮薄夫所謂名節之士者知廉耻修禮讓不利於苟得不牽於苟隨而惟義之所處白刃之威有所不避折枝之易有所不爲而惟義之所守其立於朝廷進退舉

止皆可以爲天下法也其人至難得也至可重也故其爲士者常貴名節以自重其身而君人者亦常全名節以養成善士伏見陛下近除前御史中丞包拯爲三司使命下之日中外喧然以謂朝廷貪拯之材而不爲拯惜事體數日之間遽聞拯已受命是可惜也亦可嗟也拯性好剛天姿峭直素少學問朝廷事體或有不思至如逐其人而代其位雖初無是心然見得不能思義此皆不足恠若乃嫌疑之迹常人皆知可避而拯豈獨不思哉昨聞拯在臺日常自至中書詎責宰相指陳前三司使張方平過失怒宰相不

早罷之既而臺中寮屬相繼論列方平由此罷去而以宋祁代之又聞拯亦曾彈奏宋祁過失自其命出臺中寮屬又交章力言而祁亦因此而罷而拯遂代其任此所謂踐田奪牛豈得無過而整冠納履當避可疑者也如拯材能資望雖別加進用人豈爲嫌其不可爲者惟三司使爾非惟自涉嫌疑其於朝廷所損不細臣請原其本末而言之國家自數十年來士君子務以恭謹靜慎爲賢及其弊也循默苟且頽惰寬弛習成風俗不以爲非至於百職不脩紀綱廢壞時方無事固未覺其害也一旦黠虜犯邊兵出無功

而財用空虛公私困弊盜賊並起天下騷然陛下奮然感悟思革其弊進用三數大臣銳意於更張矣於此之時始增置諫官之員以寵用言事之臣俾之舉職由是脩紀綱而繩廢壞遂欲分別賢不肖進退材不材而久弊之俗驟見而駭因其指言事者而非之或以爲好訐陰私或以爲公相傾陷或謂沽激名譽或謂自圖進取羣言百端幾惑上聽尚賴陛下至聖至明察見諸臣本以忘身徇國非爲已利讒間不入遂荷保全而中外之人久而亦漸爲信自是以來二十年間臺諫之選屢得讜言之士中間斥去姦邪屏

絕權幸拾遺救失不可勝數是則納諫之善從古所難自陛下臨御以來實爲盛德於朝廷補助之效不爲無功今中外習安上下已信纖邪之人凡所舉動每畏言事之臣時政無巨細亦惟言事官是聽原其自始開發言路至於今日之成效豈易致哉可不惜哉夫言人之過似於激訐逐人之位似於傾陷而言事之臣得以自明者惟無所利於其間爾而天下之人所以爲信者亦以其無所利焉今拯併逐二臣自居其位使將來姦佞者得以爲說而惑亂主聽今後言事者不爲人信而無以自明是則聖明用諫之功

一旦由拯而壞夫有所不取之謂廉有所不爲之謂耻近臣舉動人所儀法使拯於此時有所不取而不爲可以風天下以廉耻之節而拯取其所不宜取爲其所不宜爲豈惟自薄其身亦所以開誘他時言事之臣傾人以覲得相習而成風此之爲患豈謂小哉然拯所恃者惟以本無心耳夫心者藏於中而人所不見迹者示於外而天下所瞻今拯欲自信其不見之心而外掩天下之迹是猶手探其物口云不欲雖欲自信人誰信之此臣所謂嫌疑之不可不避也况如拯者少有孝行聞於鄉里晚有直節著在朝廷但



其學問不深思慮不熟而處之乖當其人亦可惜也  
伏望陛下別選材臣爲三司使而處拯他職置之京  
使拯得避嫌疑之迹以解天下之惑而全拯之名  
不勝幸甚臣叨塵侍從職號論思昔嘗親見朝廷  
致諫之初甚難今又復見陛下用諫之效已著實不  
欲因拯而壞之者爲朝廷惜也臣言狂計愚伏俟誅

論郭昭選等不當除閤職

司馬光

宋英宗治平四年上

尚聞陛下曩時直省官郭昭選等四人近有特旨

並除閤門祇候衆言籍籍頗謂僥忝國初草創天步  
尚艱故祖宗卽位之始必拔擢左右之人以爲腹心  
羽翼豈以爲永世之法哉乃遭時不得已而然也自  
後嗣君守承平之業繼聖考之位亮陰未言之間有  
司因循踵爲故事凡東宮寮吏一槩超遷謂之隨龍  
以此昭選之徒得自廝役直除班行其爲幸已多矣  
乃敢妄有攀援邀求無已曾不自省有何功勳小人  
之心終無厭極不可縱也且閤門祇候祖宗所以蓄  
養賢才以待任使之地也其與班序差遣事體不同  
譬諸史臣則館閣之流也豈可使廝役之人爲之哉

况東宮其餘吏卒甚衆苟一人得之則皆有冀望之心此書所謂啓寵納侮者也陛下旣承大統則率土之濱誰不爲臣而獨私於東宮之人則所與親者至狹矣臣昨除御史中丞初上殿之日首以官人賞罪爲言誠以三者致治之本自上世以來不易之道也今昭選等以賤隸而叨美職是官不擇人也無橫草之勞而數月之間恩命相繼是無功受賞也姦慝明著如高居簡等尚保而庇之是有罪不罰也陛下始初清明方勵精求治而乃輕其官爵慢其賞罰如此將以興太平之功猶適楚而北轅也今臣所以區區進言者但爲陛下惜此而已所有昭選等新除閣門祇候乞賜追寢

論張載不當遣按獄

宋神宗時上

程顥

臣伏聞著作佐郎張載往明州推勘苗振公事竊謂載經術德義久爲士人師法近侍之臣以其學行論薦故得召對蒙陛下親加延問屢形天獎中外翕然知陛下崇尚儒學優禮賢俊爲善之人孰不知勸今朝廷必欲究觀其學業詳試其器能則事固有繫教化之本原于政治之大體者倘使之講求議論則足

以盡其所至夫推按詔獄非謂儒者之不當爲臣今所論者朝廷待士之道爾蓋試之以治獄雖足以見其鈞深練覈之能攻摘斷擊之用正可試諸能吏非所以盡儒者之事業徒使四方之人謂朝廷以儒術之賢進之以獄吏之事試之則抱道脩潔之士益難自進矣於朝廷尊賢取士之體將有所失伏乞朝廷別賜選差貴全事體

繳李定詞頭疏

宋神宗時上

蘇頌

臣今月二十三日准中書劄子尚書工部郎中知制誥李大臨狀所有李定除官制內有未便奉聖旨令

蘇頌依前降指揮撰詞臣竊以官品有高下職事有間劇皆所以待才能之士擢授有資級保任有常法亦所以抑奔競之塗自古以來茲道不易祖宗之朝或有自起孤遠而登顯要者蓋天下初定士或棄草萊而不用故不得不廣搜揚之路自眞宗仁宗以來每有除授雖幽人異行亦不至超越資品蓋太平之代事有紀律不循用資品選授之法今朝廷清明俊乂並用進任臺閣動有成規而定以遠州幕官非有積累之資明白之效偶因召對一言稱旨便授臺官政府旣以奉行有司不能抗議使制命遂下四方聳

夫初臺  
官一人  
命學士  
一員獨  
舉仁宗  
時令三

今其舉  
一人為  
眾也

聞仕進之間豈無缺望况今天下之廣英豪之眾他  
日或更有非常之人又過於此寅緣進見奏對稱旨  
則復以何官處之寔漸不已誠恐高官要秩可以岐  
路而致事有萬一不可不防臣所以區區建言者上  
以遵朝廷之法制下以盡有司之職業謹案六典中  
書舍人之職凡詔旨制敕皆案典故而起草制敕既  
行有悞則奏而正之故前後舍人論列差除用典故  
而蒙改正者非一今三院御史須眾學士薦舉朝臣  
乃典故也或不應此其敢無言去歲以京官除授所  
以無言者以前有詔令故也今若先立定制許於幕

職官中選擢三院則臣等復有何言而敢違拒耶况  
定之此除前日敏求大臨泊臣皆知不應近制是以  
各有論奏今再被詔旨若便奉行是臣故違官守自  
作二三上累聖明執任其責竊謂成福之柄人主得  
以自專守官有責臣下得以自守若以定才實  
非常則當特與改官別授職任隨實執用無所不可  
不必棄越近制處之憲綱若臣上懼嚴誅覩顏起草  
誠慮門下封駁不肯放過縱門下不舉則言事之臣  
必須重有論列或定畏義固執不敢祇受是臣一廢  
職任而致論議互起煩瀆聖聽則臣之罪戾死有餘

右編 卷之三十一  
責所有李定除官制未敢具草

論胡宗愈不宜除尚書左丞

劉安世

宋哲宗時上

臣伏自四月初胡宗愈除尚書右丞臣尋與左司諫韓川於延和殿賜對之日陛下詢問近日差除如何臣與韓川同共奏陳朝廷用人皆協輿望惟是宗愈公論以爲不當臣又條陳宗愈前後罪狀固已詳悉蒙陛下宣諭令且試其所爲臣尋復奏以謂朝廷設官從微至著自有等級要須歷試灼見其賢然後舉而加於衆人之上則人無異論宗愈頃在先朝實有

可取但自爲中丞以後屢譽頓減一向奸佞以希大用忽聞除目衆皆驚愕蓋執政之官陛下所與朝夕圖議天下之事若謀謨獻替動皆中理固爲盡善有一差失天下猶將有受其弊者以此論之執政豈是試人之地陛下雖以臣言爲然重廢已行之命未賜俞允自後臣等累進章疏皆未睹指揮施行臣非不知進退大臣務全禮體而宗愈登用以來醜迹日著人言沸騰不可弭塞皆謂德性傾邪爲行險薄利口足以飾詐無耻足以爲惡臣請略舉其近事之顯著者而極論之惟陛下留神而詳覽焉臣聞御史之職

右編  
卷之三十一  
號爲雄俊上自宰相下及百僚苟有非違皆得糾劾  
是以祖宗之制凡見任執政曾屬薦舉之人皆不許  
用爲臺官蓋欲其彈擊之際無所顧避而得盡公議  
也且被舉之人猶不得任以御史況於姻戚而可爲  
之乎臣聞宗愈之姪女適呂公著之親孫昨除御史  
中丞乃是公著秉政之日自合援據故事以祈引避  
而宗愈苟悅權勢無一語自陳罔上貪榮墮廢祖宗  
之法其事一也宗愈向緣蔡確引用爲都司郎官曾  
未席煖驟遷要近確與章惇後以罪黜今春遽用常  
例復其職名臺諫交章疏其巨惡遂得遽寢而宗愈

備位憲長坐無一言陰結奸豪徼幸異日操心不忠  
阿私下比其事二也宗愈旣備從官未嘗進賢以報  
國而首薦其妻族丁騭乞克臺省之選臣在諫垣與  
騭相接觀其議論庸淺無可稱者而宗愈匿其私親  
輒行公薦幸朝廷之不察以盜寵祿而自爲恩惠挾  
詐欺君無所畏憚其事三也宗愈嘗薦布衣方垆可  
應制科臣聞垆素無士行而進卷文理荒踈最爲亡  
狀宗愈權翰林學士日適當詳定曲欲成就不復避  
嫌妄以垆文置在第二中書舍人劉邠等不敢異論  
但聞退有後言輕忽同僚徇私自任其事四也李慎

田乃文彥博之孫壻方權貴欲求在京差遣而宗愈  
遽薦爲御史臺主簿奏章再上偶以碍格報罷自來  
本臺推舉未有敢及執政之親者而宗愈意在附會  
墮紊臺綱其事伍也陛下踐祚之初太皇太后陛下  
同聽朝政而蘇軾撰試館職策題乃引王莽依附元  
后傾覆漢室之事以爲問目議者莫不罪軾非所宜  
言臺諫官亦嘗論奏而宗愈不惟無所彈劾又止同  
列使勿上疏背公歿黨其事六也宗愈稅周知哲之  
第每月僦直一十八千自去年七月後至今年二月  
終止償兩月之直遂至本主經官陳訴乞差人追索

及發遣起離宗愈居風憲之長素稱高貲固非不足  
於財而稅人之居不給其直其挾勢貪黷不脩廉節  
其事七也永興軍路提刑馮如晦欲令舊不克役貧  
下之家出錢以助合役之上戶不分緩急闢劇色役  
一例顧募游手克代其議論乖繆最害役法而蘇轍  
頗主其言亟爲公移欲頒諸路戶部尚書李常曾不  
講究遽欲行下而員外郎劉昱乃能力辨是非不爲  
押僉議旣不合事遂中輟縉紳之間莫不嘉昱能守  
其職而宗愈因上顧募衙前之議遂詆劉昱以爲戶  
部郎官有近來叅詳互法之人護短遂非不肯公心

捨已從長以救鄉戶之患意在阿黨不顧義理其事八也臣伏覩治平以前執政子弟未嘗敢受在京華要之職雖有合得陳乞差遣亦止是數處閑緩監當局務惟自近歲以來大臣營私害公子弟親戚布滿要津與孤寒之士馳騫爭進而宗愈久爲執法旣不能糾核開陳及蒙大用首擢其弟宗炎爲開封推官貪權赴勢不恤人言其事九也宗愈姊妹三人並適富民皆以孀歸宗愈數令析夫之產旣而誘說厥妹陰取貲貨遂作已戶廣置田業欺誑孤幼終不償還因致高貲雄視閭里殖利無親其事十也仁宗朝宰

相富弼方正謹厚能守法度而御史中丞韓絳言弼與張茂寔皆有異謀韓琦當國兩膺顧命忠義亮直聞於天下而王陶奏其跋扈士無賢愚皆知決無是事而二人者不復自辨卽日歸第抗章待罪蓋事之虛實自有公議而大臣之體不得不然也今宗愈以不償房緡事爲御史臺所劾皆有實迹而意氣軒騫若無所睹陵蔑風憲不畏國法近世公卿大臣毀滅廉耻不知禮義無甚於此其事十一也熙寧中方變法令宗愈時爲諫垣不能別白是非開悟明主而觀望迎合多持兩可之論神宗皇帝深照其奸乃手詔



中書曰宗愈自領言職未嘗存心裨補朝廷治道凡進對論事必潛伏奸意含其事情旁爲邪說以私託公坐是落職與外任差遣臣竊謂先帝察見宗愈之本心是以詔辭盡其情狀乃今觀之無不切中其事十二也臣之所陳皆可覆驗伏乞陛下出臣此章宣示百官若宗愈委無如此罪惡則臣之所奏是爲欺天宜伏重誅以戒誣罔臣自齟舌不敢有辭若宗愈所爲如臣之論則是奸邪朋黨貪鄙庸淺豈可塵汚廊廟與聞機政臣竊計陛下所以依違不決者得非謂人言其奸邪而未嘗親見其實狀乎夫小人之事

者豈肯自謂奸邪者哉言必假公忠行必託廉潔多爲可信以惑人主之聰明及其歲月滋深權勢在已上下膠固羽翼已成於是肆志窮奸靡所不至方此之時雖欲除之亦無及矣唐德宗嘗曰衆人皆知盧杞奸邪朕何不知李勉對曰盧杞奸邪天下皆知獨陛下不知此所以爲奸邪也今之宗愈何以異此臣聞知人之道自古爲難方堯之時四凶與衆賢雜處於朝而終無累於堯之明者蓋聞其才則用之不敢遺見其罪則去之不敢荒進退用捨一本於至公而無私於其間此堯所以享無窮之名而後世爲不可

及也願陛下以帝堯之去四凶爲法以德宗之信盧杞爲戒改過不吝去邪勿疑罷免宗愈以慰天下忠臣義士之望臣言雖拙直義在愛君惟陛下恕其狂愚察其誠懇早賜睿斷不勝幸甚

論安燾敕不送給事

宋哲宗時上

劉摯

臣等前月二十八日奏論安燾除同知樞密院告不令給事中書讀直下吏部施行摯人微言輕未能仰回聖意切惟封駁故事本唐朝舊法祖宗奉行未嘗敢廢其法而不守也蓋此法之設本以關防欺弊君

臣所當共守今安燾差除未允公議有司舉職實不爲過而陛下卽令廢法以便一時古語所謂若有短垣而自踰之臣等切恐百司法度自此隳廢君臣之間無所據執何以經久近日朝廷除呂公著門下侍郎止因中書吏人行遣差誤不經門下而給事中范純仁以失職爲言朝廷爲之行遣以申明舊法及今未幾乃以一安燾之故特開此例况燾與純仁並命二告皆不經書讀切料純仁必不肯不顧前言黽勉而受純仁旣不受命則燾必不敢不辭燾旣力辭而給事中又封駁不已臣等必恐此命無由復行伏乞

陛下克已爲法檢會前奏且令燾依舊供職陛下必謂先朝舊臣無大過惡不可輕棄且同知樞密院任用不輕陛下必謂已行之命不可中止則命之未行臣等無由預議若既行之後又不得言則朝廷設置臺諫竟將安用陛下明聖其必不然臣等區區所惜者祖宗法度非敢必行已意以廢格明詔惟陛下裁擇

乞追還安燾等告命及施行

劉摯

宋哲宗時上

臣近見安燾范純仁告命不由給事中直付所司臣

以謂朝廷之大失政也故尋具狀與臺官連狀共四次論列至今未蒙追改臣誠不知陛下命令不使給事中書讀此何意也將憚其封駁耶厭其封駁耶天下之理不過是非當否而已陛下試思之今日進用燾等若果當其人不緣私授則天下必以爲是而給事中雖百十封駁猶當終使之經歷而後行不然罷其人可也若燾等之進不由公道理有未安天下不以爲是而給事中乃能封還駁正則是拾遺救失善守其官有補於國者陛下當嘉納而改爲之乃盛德之事也不當厭憚其言而廢其職也今陛下以給事

中之言爲是耶爲非耶而陛下何故自隳典憲爲此委曲行政不由於直道命官乃出於斜封不知誰爲陛下建此謀者今於門下之錄黃明書云奉聖旨更不送給事中讀於吏部之告身給事中衙下明書云奉聖旨更不書讀制命乖當未見有如此者實恐取謗四方貽譏後世不可忽也錄黃初下旣見批旨則門下侍郎合行進駁不合放出旣出之後尚書省左右僕射左右丞亦合執奏不合承行旣行之後命令不全吏部亦合與稟不合書告是官司上下皆阿諛苟且失其職守壞亂紀綱成此繆誤有累聖德臣不

知陛下以名器祿食養大臣置百官將何所用之凡人主出令差誤古今所不能無但左右之臣將順救正之則不至於成其失矣况皇帝陛下富於春秋淵嘿之日而太皇太后陛下聽政不出房闈之時乎夫斜封墨敕濫官橫賞乃前古之所以召亂者也今大臣欲以此事事陛下若門戶一開何所不有欲望聖慈詢問大臣如此施行是與不是苟以爲是則可謂罔上迷國苟知其非而不言則可謂不忠尚有可以任人之國乎伏請速降指揮追還燾等告命依國朝典故行下所有門下侍郎及尚書省官屬吏各有前

項罪狀伏乞以臣此章并前後論列交付外施行  
貼黃進任大臣而不使告命徧歷門下乃是陛下先  
以私自處也制書不全而受之是臣下以私自進也  
上下如此則何以厭服中外臣固知燾等之必不敢  
受也貼黃陛下臨御方踰年正當謹守祖宗法度以  
銷壓權僭今差除告命偶有差失左右執政既不肯  
建明而臺諫之言又不蒙聽納則朝廷闕失誰復救  
之陛下既已沮壞給事所守而又欲墮言路職業臣  
所以夙夜憂懼不能自已非獨論燾之進退而上惜  
朝廷紀綱所以防微杜漸而已

舉薛宣疏

漢成帝時上

谷 永

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  
故臯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  
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  
今當選於羣卿以克其缺得其人則萬姓欣喜百僚  
說服不得其人則天職墮斲王功不興虞帝之明在  
茲一舉可不致詳竊見少府宣材茂行潔達於從政  
前爲御史中丞執憲轂下不吐剛不茹柔舉錯時當  
出守臨淮陳留二郡稱治爲左馮翊崇教養善威德  
並行衆職修理姦宄絕息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府

赦後餘盜賊什分三輔之一功效卓爾自左內史初  
 置以來未嘗有也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宣考  
 績功課簡在兩府不敢過稱以奸欺誣之臯臣聞賢  
 材莫大于治人宣已有效其法律任廷尉有餘經術  
 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  
 節宣無私黨游說之助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舍  
 公實之臣任華虛之譽是以越職陳宣行能惟陛下  
 留神考察

薦公孫光等疏

王嘉

漢哀帝初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動丞相  
 王嘉上疏

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故  
 繼世立諸侯象賢也賢不能進賢天子為擇正立命  
 卿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衆附焉  
 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  
 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  
 尚坐事繫獄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臯拜  
 為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為  
 梁內史骨肉以安張敞為京兆尹有罪當免黠吏知  
 而犯敞敞收殺之其家自寃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人  
 上逮捕不下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敞拜為冀州

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林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一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臯言於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六徒、蘓令等從橫。吏士臨難

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爲終遣。使者賜金。懟厚其意。誠以爲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爲。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一解故事。尚書希下章爲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迺下。惟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剖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濶畧。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整屋令尹

逢拜爲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嘉因荐儒者公孫光蒲昌及能吏蕭咸薛脩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

薦伏湛疏

漢光帝時上

杜詩

臣聞唐虞以股肱康文王以多士寧是故詩稱濟濟書曰良哉臣詩竊見故大司徒陽都侯伏湛自行束脩訖無毀玷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經爲人師行爲儀表前在河內朝歌及居平原吏人畏愛則而象之遭時反覆不離兵凶秉節持重有不可奪之志陛下深

知其能顯以宰相之重衆賢百姓仰望德義微過斥退久不復用有識所惜儒士痛心臣竊傷之湛容貌堂堂國之光暉智畧謀慮朝之淵藪鬢髮厲志白首不衰實足以先後王室名足以光示遠人古者選擇諸侯以爲公卿是故四方回首仰望京師在石之臣宜居輔弼出入禁門補缺拾遺臣詩愚慙不足以知宰相之才竊懷區區敢不自竭臣前爲侍御史上封事言湛公蕙愛下好惡分明累世儒學素持名信經明行脩通達國政尤宜近侍納言左右舊制九州五尚書令一郡二人可以湛代頗爲執事所非但臣詩



右編 卷之三十一  
蒙恩深渥所言誠有益於國雖死無恨故復越職觸  
冒以聞

薦吳良疏

漢明帝時上

東平王蒼

臣聞爲國所重必在得人報恩之義莫大薦士竊見  
臣府西曹掾齊國吳良資質敦固公方庶恪躬儉安  
貧白首一節又治尚書學通師法經任博士行中表  
儀宜備宿衛以輔聖政臣蒼榮寵絕矣憂責深大私  
慕公叔同升之義懼於滅文竊位之罪敢秉愚瞽犯  
冒嚴禁

薦劉愷疏

陳忠

漢安帝始親政事朝廷多稱愷之德帝乃遣  
問起居厚加賞賜會馬英策罷尚書陳忠上  
疏薦愷

臣聞三公上則台階下象山岳股肱元首鼎足居職  
協和陰陽調訓五品考功量才以序庶僚遭烈風不  
迷遇迅雷不惑位莫重焉而今上司缺職未議其人  
竊差次諸卿考合衆議咸稱太常朱伉少府荀遷臣  
父寵前忝司空伉遷並爲掾屬具知其能伉能說其  
經書而用心褊狹遷嚴毅剛直而薄於藝文伏見前  
司徒劉愷沈重淵懿道德博備克讓爵土致祚弱弟  
躬浮雲之志兼浩然之氣頻歷二司舉動得禮以疾

致任側身里巷處約思純進退有度百僚景式海內  
歸懷往者孔光師丹近世鄧彪張酺皆去宰相復序  
上司誠宜簡練卓異以厭衆望

薦黃瓊李固疏

郎 顛

漢順帝陽嘉二年公車徵顛至關顛陳便宜  
因上書薦黃瓊李固

臣前對七事要政急務宜於今者所當施用誠知愚  
淺不合聖聽人賤言廢當受誅罰怔營惶怖靡知厝  
身臣聞剡舟剡楫將欲濟江海也聘賢選佐將以安  
天下也昔唐堯在上夔龍爲用文武創德周召作輔  
是以能建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詩云赫赫王

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宣王是賴以  
致雍熙陛下踐祚以來勤心衆政而三九之位未見  
其人是以灾害屢臻四國未寧臣考之國典驗之聞  
見莫不以得賢爲功失士爲敗且賢者出處翔而後  
集爵以德進則其情不苟然後使君子耻貧賤而樂  
富貴矣若有德不報有言不聽來無所樂進無所趨  
則皆懷歸藪澤脩其故志矣夫求賢者上以承天下  
以爲人不用之則逆天統違人望逆天統則灾眚降  
違人望則化不行灾眚降則下呼嗟化不行則君道  
虧四始之缺五際之危其咎如此豈可不剛健篤實

矜矜慄慄以守天工盛德大業乎臣伏見光祿大夫江夏黃瓊耽道樂術清亮自然被褐懷寶含味經籍又果於從政明達變故朝廷前加優寵賓於上位瓊入朝日淺謀謨未就因以喪病致命遂志老子曰大音希聲大器晚成善人爲國三年乃立天下莫不嘉朝廷有此良人而復怪其不時還任陛下宜加隆崇之恩極養賢之禮徵反京師以慰天下又處士漢中李固年四十通游夏之藝履顏閔之仁絜白之節情同皦日忠貞之操好是正直卓冠古人當世莫及元精所生王之佐臣天之生固必爲聖漢宜蒙特徵以示四方夫有出倫之才不應限以官次昔顏子十八天下歸仁子奇穉齒代齊有聲若還瓊徵固任以時政伊尹傳說不足爲比然可垂景光致休祥矣臣顛明不知人伏聽衆言百姓所歸滅否其歎願沉問百僚覈其名行有一不合則臣爲欺國惟留聖神不以人廢言

薦胡廣疏

漢順帝時上

史 敝

臣聞德以旌賢爵以建事明試以功典謨所美五服五章天秩所作是以臣竭其忠君豐其寵舉不失德下忘其死竊見尚書僕射胡廣體真履規謙虛溫雅